

區	查
編號: 8	換
交書人: 李中何	

# 中國政治內幕

~~116~~ 吳鍾明  
#024

6  
1  
2

光明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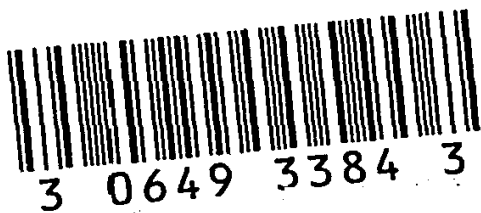
# 序

爲求對時事的瞭解，大家看報。但可惜報紙記載時事是以每天爲單位的，記載成爲流水帳，不容易使人前後貫串，瞭然於每一事的前因後果；其次，報紙只注意表面現象，中國的新聞記者尚不習慣於對重要事件之內幕的抉發，致使讀報者只得見樹木而看不見森林；我們想補救這兩項報紙的缺陷，因而編印了「中國政治內幕」。

我們願以客觀忠實的態度，寫出當前中國政治上的一些重要的機微。我們希望以此幫助讀者對中國政治的真實瞭解。

爲了必需，更因我們能力的不足，不得不向大公報及周報等借用了四篇現成的文章。這本小冊子如果能合乎讀者需要的話，我們以後將蒐集更多的資料來充實他，並且希望有興趣的讀者給我們以幫助。

——  
編者



## 目 錄

中國和平的僵局……………吉人（一）

——三方面的基本態度——調停使者在歧路上——國民黨的主戰派

馬歇爾有什麼錦囊妙計……………文孚等（五）

——馬歇爾錦囊三妙計——馬歇爾還有什麼錦囊妙計——馬歇爾心理分析

追記赫爾利的下場……………王孝風（一一）

中國新軍內幕……………小兵·柏實（一四）

——保定已成元老，陞大黃埔爭雄——「中國新軍內幕補」

「美式配備」的軍隊怎樣產生的……………李宗瀛（一九）



國民黨的革新運動……………文孚(二五)

——梁寒操與蕭舜——主張與政策——最後勝利

關於翁部長文灝……………黃裳(二九)

——無涯的苦悶——從學者到官僚——又想回到學者生涯

政學系內幕……………吉人(三三)

——「政學系內幕」補——官僚結合——沒有內鬨——戰略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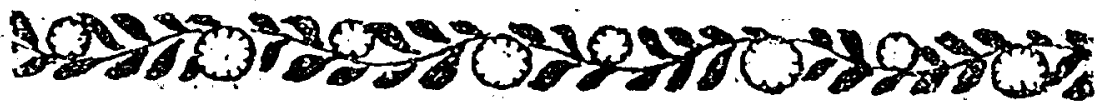
參政會裏的風波……………高集(三九)

——首當其衝的交通部——翁部長說要辭職——宋院長焦頭爛額——最後的插曲

接收大觀……………集納者(四九)

民主同盟的產生與發展……………卓冠(五五)

——是那些人物——民盟的淵源與歷史——是政黨同盟還是獨立政黨



中共·中青兩黨之爭.....卓冠(六〇)

——爲共爭民主而合——因各圖擴大而分——秦邦憲辱罵陳啓天——對立性無可消除

大公·新華二大筆戰.....卓冠(六五)

——「實中共」——「與大公報論國是」——「可恥的長春之戰」

中共首都張家口.....文孚譯(七七)

——工廠全部開工——民主運動——私有制度——技工問題解決

誰決了黃河口.....柏君(八〇)

——釀成了巨大災害——導歸故道

公務員待遇史料.....樂天(八四)

戰時中國之謎.....埃伯斯丹(八九)  
君羊譯

628.04  
182  
2

## 中國和平的僵局

中國國內和平的談判——三人會議——到了緊要關頭的時候，大局罩上黑暗，現在要詳細分析半年來的談判內容，或者說，五星上將馬歇爾特使調停的經過，都尚非其時。但是，我們可以指出這裏的一些癥結。中央——中共——馬特使這三者的關係如何？他們各自作些什麼打算？我們可以先來分析一下。

### 三方面的基本態度

第一，先說馬特使。他是白宮的代表，他要替美國奠定在東亞的霸權，他企圖製造一個強大的國家。他需要和平，並不需要戰爭與混亂，所以他對中央的主戰派並不高興。同時，他需要一個可以由美國支配的中國，尤其需要把東北包括在內，所以他對於中共的不願過大讓步也顯得頭痛。就因如此的一個複雜的心理，他的調停工作就遭遇了兩方面的困難。

第二，再說中央政府。政府裏所有重要人物，對於時局的主張並不是可以完全一致的。握有黨與



軍的實權的一些人乾脆主戰，討厭談判；少數元老及毫無實際權力的開明份子盼望和平；一部份在經濟上有些地位與潛力的，主要像政學系，他們介於兩者之間，是有條件的主張和平。至於蔣主席，他一方面要看國際的大局，另一方面又要恰到好處的來綜合黨內三大派的意見，也就感到非常困難了。

第三，最後是中共方面。中共希望和平，但這也是有條件的。他們不會願意先繳了械來交換和平，他們認為一旦放下武器的時候，連說話的餘地都會喪失了的。因而，在某些問題上，他們就一定堅持到底。他們認為對方如果一定盼望他們「繳械」，寧可戰爭。

## 調停使者在歧路上

這三方面的力量，主要的重心究竟在那一方呢？尋根究底，不能不說在美國。主要的理由是：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央政府失却了在內戰中獲勝的把握，主戰派就不會抬頭，談判也就易於解決。

但是，美國的決策徘徊在歧途上。上面曾經說過，現在美國所感困難的是，他得應付矛盾的兩方面，既要壓住共產黨的氣焰，又得說服國民黨主戰派的成見。在最初期間，他側重於後者。他把五萬萬元的借款揪住了，強迫國民黨就範，這結果，是得到了協商會議初步成功的收獲。然而，後來發生了一大變化，東北問題發生了。爲了美國在未來世界的霸權，他不能不對東北問題關切，這樣，他就

深深的討厭了共產黨。於是國民黨的主戰派乘機而起，近三個月的變化，簡直把協商會議一些脆弱的成果打得烟消雲散。在此以前的調停工作上，主要是美國對國民黨主戰派的對立，在這以後，却又加深了美國跟共產黨的對立。美國爲要把共產黨壓一下，他就斷然決定了五萬萬元的借款，堅持了美軍的繼續駐華，並且又在參院通過了援華法案；但共產黨是不是就此就範呢？就範，說不到；退步一些，是願意的。然而，等到美國援助政府的効力發揮，共產黨對某些問題讓步的時候，國民黨主戰派看着形勢於己有利却又抬起頭來堅持了自己的意見。

這裏有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美國的「仲裁權」問題。共黨方面看清了馬特使的心事，當然不願同意政府把仲裁權交了給他。然而，據說，馬特使的折衷方案的阻礙主要在中央政府，共產黨倒是同意了大部份的。

## 國民黨的主戰派

白宮決策跟國民黨主戰派的歧異點在那裏？大概前者衷心希望大局和平，他對國民黨說：你們不必害怕，將來我們的援助主要仍在你們的身上，可是你必得民主，建立一個跟美國彷彿的民主制度。後者却希望美國立刻加以援助，俾能對共產黨作武力的消滅；這種辦法，在美國人看來，自然是並不



聰明的辦法，他們不會贊同。

主戰派將領而且認爲這是解決共產黨的千載一時。他們本不甘心在對日戰爭結束以後就此放馬桃林，他們認爲國民黨的軍隊從來沒有如此強大過，因而相信足有蕩平共黨的力量。

美國人是不作如此看法的。首先，他害怕因中國內部戰爭而誘發第三次世界戰爭的種子。他只願意培植一個在未來戰爭中對美國有利的東方戰略基地，却不願意戰爭立刻爆發。次之，他們很清楚，中國整個經濟已迫近於總崩潰的前夜，而政府又是那樣的貪污無能，在此種環境下，一個全面的內戰是對於政府有害而無利的。

美國人希望政府獲得和平以後來改革自己，充實自己；主戰派却把不能改革與充實的原因都推到共產黨的阻礙一點上。自然，在這裏，一部份希望進步的開明的國民黨員却與主戰派的想法不同，非但不同，而且相反；但現在政府的實權無疑是完全操在主戰派手裏，他們沒有力量。

一般說來，主戰派對於進步是認爲一件討厭的事情，他們甚至討厭什麼叫做民主。他們口頭上也喊民主，也喊革新；然而大家知道，這正是阻礙民主與革新的一種奇妙的策略。

# 馬歇爾有什麼錦囊妙計

## (一) 馬歇爾錦囊三妙計

第一次馬歇爾將軍奉命到中國來，據說隨身攜有杜魯門總統的三個錦囊妙計。萬一遇到難關，無法打開的時候，就取出來應川。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即馬特使三個錦囊妙計運用之妙。

據說：國共之間的最大爭點，一個要先民主而後統一，一個要先統一而後民主，換句話說，共產黨要求中央政府先開放政權後，再交出軍隊；國民黨要中共先交出軍隊後，再開放政權。各懷成見，永遠談不攏。馬歇爾到中國後，他採取平行政策，開放政權與停止衝突，同時並行，但怕中共不肯聽命，他的第一個妙計，就是不立即撤回在華美軍（這是中共再三要求撤退的），無異對中共作一監督警戒之意，迫其就範。第二個妙計，是對國民黨的，如果不肯開放政權，他就要立刻撤回美國在華駐軍，停止經濟物資援助，這無異說：以後的事，我不管了，看你們自己怎麼鬧吧！行動雖是消極的，然仍具有積極的意義。果然，兩黨初步的談判，是順利的進行下去了。

但由開會到結束，這中間經過，却極其曲折。據說一月九日夜間，局勢的僵持無法打開，馬特使無法，只好親自出馬，晉見蔣主席，有一句話分量是很重的：「假如內戰不停，本人的使命無法完成；假如美國出面的調停不能獲得結果，那麼接着而來的可能是英美蘇三國的共同調解。」試想美國單獨調停，雖有麻煩，但總還有迴旋餘地，一旦蘇聯插足其間，問題就顯得棘手了。這就是馬特使第三個妙計的運用。

但我們中國，却有些「不見棺材不見淚」的人們，事到臨頭，還死抱住政權不放，只想明和暗打，做表面文章，以敷衍外國人。他們說：「讓中央不讓地方，讓政治不讓軍事，讓今天不讓明天」。在這種權謀政治下，政治協商會議碰着暗礁了，滄白堂棍石齊飛了，赤峯、集寧的砲聲又響了。這可急壞了馬特使，在他難以調解的時候，三個錦囊妙計也用完了，他只能飛回美國去請救兵。（順風）

## （二）馬歇爾有什麼錦囊妙計

馬歇爾又來了。正是東北砲火連天的時候。究竟有什麼錦囊妙計來替不爭氣的中國人治國平天下呢？

東北打得砲火連天，血肉橫飛，都是中國人。中國人在打，中國人在發愁，大家愁到無可奈何處

，把馬元帥當作救苦救難救命皇菩薩，以爲他來，什麼都有辦法。外國記者也說，馬氏一到，中國的樂觀空氣隨之而起，似乎馬元帥在中國人眼中比觀世音還神通廣大。

究竟馬元帥有什麼錦囊妙計？究竟他能玩出什麼把戲來？最近黃裳先生寫出一段某政府大員對於時局的看法，倒可以替馬元帥的錦囊妙計作一個註腳：

「美國人是輕浮的首尾兩端的。在史迪威將軍任內的作風使中共的勢力大張，現在已經不能不作一種必要的措置了。最初政府向美國人借款，胃口特別小，零零碎碎的三千萬五千萬，現在是一下子答應了五萬萬。宋院長已經自滬飛渝，專門等馬歇爾將軍來談判此事。原子彈的發明，未必能使戰爭能够在三十六小時之內結束，尤其是像中國這樣的戰場，應當是最好的據點。美國人已經在幫助中國繪製航空俯視圖，這是全國的詳圖，一旦在第三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非常有用的。同時美國又答應借二百隻軍艦給中國，在青島訓練中國海軍。我們知道青島是山東半島的一個良好的軍港，中共在山東的勢力是龐大的，不肯退讓的。這好像是圍棋裏邊的作眼，留青島在握時，蘇俄雖然有了旅大，也不能直達台灣，只能圍在渤海灣裏面。蘇聯是利用東北成爲衛星的，現在這一局棋却愈來愈緊張了。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援助，將不是過去的方式，而代以新的大刀闊斧的方法，派遣全部的工程師甚至技工，帶來全部的器材，中國人的地位只將是工人與助理而已。這一大計劃最初的發軔點應當先見之

於交通方面。」

看了這，假使還不懂的話，我們還可以再引一段美國基督教箴言報的話，作另一註脚：

「簡言之，美蘇利益衝突將見於中國之政局。職是之故，中國糾紛如欲獲得一勞永逸之解決，則非促使在華具有極大利益之兩國密切合作不可。此種感覺，此間目前正在增強中。此事之解決，應由較美蘇駐華大使權威更高之當局獲致之。但如馬帥能公開邀請俄方參加調處執行部之工作，則謀取解決之基礎，未始不能奠定。因調執部之小組現即將在東北開始工作也。蘇聯之參加，不特能增強調執部工作，且可去除美蘇間對於彼此在東北目標之疑雲。」

美國人「輕浮」倒未必，「首鼠兩端」倒是真的。這話說來似不好聽，其實說得好一點，是看風使舵。任何人有勇氣打東北，也好，打得贏，更好，打不通，再出來作「光榮的結束。」所以馬元帥並不是中國人民的救命皇菩薩，而是那些愛打內戰的英雄的觀世音。（文孚）

### （三）馬歇爾心理分析

馬歇爾很使一些政府的主戰派頭痛，有時候，若干一廂情願的愚蒙與頑固份子，還認為他是袒護了共產黨的，事實是不是如此呢？

這真是皮毛之見。雖然馬使的主張與做法跟赫爾利大不相同，但這只能說他比赫爾利聰明懂事得多些，並不是立場上有所兩樣。他完全代表美國的利益，他完全支持了美國影響下的中國政府的利益。他替美國並替中國政府打算：中國決不能發生大規模的內戰；因此，他就不憚煩的來苦心阻遏這個危機。

馬歇爾代表的是現在南京政府的利益。這一點，共產黨方面是看得很清楚的，只有國民黨的主戰派才胡塗。共產黨既看清這點，又爲什麼很買他的賬呢？據共產黨的看法，中國需要一個長期的安定局面，儘管馬氏與他們立場相反，但在安定的努力一點上，雙方的要求却是一致的。

在國民黨方面，與馬歇爾將軍想法大致相同的，除蔣主席以外，是政學系與英美派，他們一致的看法是——內戰必將亡國。但主戰派却完全不懂得這些。澈底主戰的在作一廂情願的打算，他們甚至懷疑蔣主席，並公開指責政學系背叛國民黨利益，先對他們動員了政治的戰爭。

大勢所趨，馬使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其成功的基礎，主要在其對國際形勢估計的正確，以及做法上比赫爾利魏德曼之流高明得多，其次，蔣主席的明瞭大局更加强了他的信心與興趣。因爲倘不是美國有馬歇爾式的政策，或者中國沒有一個明瞭大局的蔣主席，那末，中國的內戰危機早就醞釀得不可收拾了。

現在馬使面臨的難題，是國共雙方都要爭取談判中的有利形勢，這使他感覺著爲難，無論馬使怎樣爲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作最有利的打算，國民黨的主戰派總不會感到滿意的；而在另一方面，共產黨當然也不會放鬆讓步。

但即使馬特使能有所成功，「拖」的局面也許依然要很長一個時期，在這時期，局部的戰爭是不可免的，這種戰爭將在種種掩飾之下進行。我們所担心的，這種戰爭隨時有擴及全面的危險，而馬特使到了無可奈何時，也只有默然歸去了。（吉人）

# 追記赫爾利的下場

王孝風

去年十一月廿八日，美國來的消息，駐華大使赫爾利辭職了。當天重慶的晚報上又登着：馬歇爾已經出任特使。

三天以前，大家都還在等待赫爾利。特別時在生活雜誌的那篇傳誦一時的名文發表之後，赫爾利大使又在『答客問』做了積極的詮釋，他重返任所必然可以大有作爲。事實上，美國國務院也在等着他動身赴華。然而，他突然辭職了。

他爲什麼辭職，赫爾利有自己的聲明。重慶中央日報的標題是『協助我國統一爲美既定政策』『抨擊美職業外交家左袒中共』。大公報的標題是『不滿職業外交人員阻力』『指責美國外交政策弱點』。此外還有幾家報紙也使用着『職業外交家』的命題。顯然美國的『職業外交家』是罪無可道，是萬惡之源了。

美國的『職業外交家』是誰，赫爾利在聲明中沒有提名道姓。據常識判斷，除掉一部份是在美國國務院服務之外，另外一部份應該是在重慶的美國大使館。上海的讀者也許不甚清楚，從春天開始，



赫爾利已經在重慶美國大使館裏刷新了他的『班底』。刷新的結果，有兩位和赫爾利意見相左的人調回美國去了，這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謝維思，一個是艾其森。這兩個現在都在東京麥克阿瑟將軍處服務。一九四四年間，直到翌年二月以前，他們兩人對中國內政團結問題，始終是和赫爾利不協調的。謝維思歸國之後，還吃了一場官司，國務院控告謝維思等六人以官方不能發表的文件供給『美亞雜誌』。這就是當時著名的『六人間諜案』。

赫爾利的突然辭職，據廿八日貝爾納斯談話，中間有這麼一段：『在赫爾利辭職消息發表後，曾與赫爾利通電話，始發現赫爾利將軍於廿六日在國會中發表嚴厲的批評演詞之後，決定辭職。赫爾利覺得國務院曾鼓勵國會對彼之攻擊』。廿六日，誰在國會演說，重慶的報紙讀者沒有看到過這條消息。請上海的讀者覆按一下：廿八日的聯合日報第一版會有以下一段新聞：民主黨衆議員六人在國會發言指控『赫爾利大使及魏德邁將軍引吾人捲入中國之軍事干涉』（合衆社美京廿六日電）。

是不是美國的輿論改變了對華外交政策？如此輕易結論，自然似嫌過早。貝爾納斯廿八日說，『美國對華政策將無改變』。重慶一般觀察家，認爲赫爾利的辭職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美國的外交家界，無論如何，是有一部人並不同意現行美國對華政策的。

當天重慶各報的社論都是談到赫爾利與馬歇爾。大公報沒有社論，祇在短評中『甚惜赫爾利將軍

這樣的一位真誠朋友之去」。政府機關報中央日報，以及世界日報，時事新報，益世報等對赫爾利之去，都一致深爲惋惜。一般的意見都承認這不是一件通常的外交人事更動，都希望新的大使能貫徹赫爾利未完的任務。但這些說法，都還不得窺其肺腑。比較紮實，而且說出了一點真話的是世界日報的一段：「不幸赫爾利將軍因道不行而辭職了，由赫爾利的辭職，我們可以推知美國的外交政策可能已墜入迷途，美國的外交家對中國的民心，對世界的恐怖勢力尙無深刻認識，由於此種迷惑與畏縮心理的演變，可能使美國的光榮，美國領導地位，美國對世界和平的寶貴貢獻，乃至對美國本身的重大利益，完全喪失，而在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時候又須重整旗鼓，爲自己的生存，爲世界的正義，而作更驚險的奮鬥。」誰都看得出來。該文作者的立意，美國如果改變了對華政策，那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新華日報沒有發表評論，它祇譯載了美國報紙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十一月二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赫爾利與中國』另一篇是十五日紐約工人日報社論『赫爾利必須滾蛋』。該報發表馬歇爾使華的消息，用了三欄長題，題目也持平穩重，沒有帶刺。對於赫爾利，中國共產黨當然老早下了結論，對於馬歇爾，該報似乎正在注意：『白宮消息，馬歇爾元帥已同意爲杜魯門總統執行一項特別任務。』

（華盛頓二十七日中央社電）

## 中國新軍內幕

小兵

### 保定已成元老 陸大黃埔爭雄

中國軍人自從北伐以後，向來有兩個系統，一個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的，一個是黃埔軍官學校出身的。可是黃埔系人數雖多，僅屬中級幹部，保定系的始終佔住高級地位，尤其在抗戰期間更爲明顯。假使統計一下各戰區司令長官的出身，除一部份日、仕官或行伍出身之外，可說十之七八是保定出身的，說得更明白一點，黃埔出身而做到戰區司令長官的實在很少，佼佼如胡宗南，還只做到副司令。至於中央軍校雖是黃埔的後身，但占不到什麼重要地位。

有人因此說，中國進步之慢，即以軍人而論，即可見一般。別的盟國軍人，推陳出新，人才輩出，蘇聯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新興國家，可作別論，英美兩國的將領都是後起的，其中極少是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宿將，而中國的將領却都是二十年前的老角色，如何能打最新式的仗？這話的確頗有道理。

這種情形在中國軍人中間早已經明顯地反映出來了。當何應欽長軍政的時候，軍權抓在保定系的手裏，其中堅分子如顧祝同之流始終居於支配的地位，可是許多集團軍總司令的軍長却是黃埔系。這些中層幹部雖掌握着軍隊而事實上不能不聽保定系的指揮，所以每逢戰役失敗以後的責任問題常引起爭執。保定系未始不想抓住中層，但後起無人，便不能不用黃埔系。而黃埔系呢，未始不想取保定系而代之，但資望不足，捧不出大亨來，也屬枉然。

自從陳誠繼何長軍部以後，黃埔系似乎已經抬頭了。可是黃埔系本身並不甚團結，原因是黃埔系到現在為止，缺少一個包羅萬象的領袖，無論陳誠，張治中或胡宗南都還不够；其次是黃埔人數太多，中間還夾中央軍校，以至魚龍龐雜，一盤散沙；而最重要的是，現在除了黃埔之外，又多了陸大的系統。照中央原意，中央軍校專門培植中下級幹部，陸大則培植高級幹部。所以陸大出身都隱然以未來軍部領袖自居，不僅要推翻老氣橫秋的保定系，並且連黃埔都不放在眼裏。

在抗戰期間，各戰區中凡是陸大出身的都暗中有了密切聯絡。他們的口號是國防第一；他們的目的，是要仿照德國國防軍的規模，以陸大為骨幹，廣為聯絡政治經濟文化各界人才，組織中國的「國防軍」。到了青年軍組織成立的時候，這批新的「國防派」便傾其全力來爭取得新軍的領導權，有的甚至寧願辭去軍長等職去當青年軍的師長團長。在這場爭奪中，保定系自知無人，僅在高級地位設法插

一脚，而爭奪最烈的倒是黃埔系與陸大系，據說，結果是陸大系佔了優勢。我們亦許可以看到，將來「國防主義」可能在新軍中大大發展起來呢！

## 「中國新軍內幕」補

柏實

我覺得保定已成元老，似乎是時代演變的必然結果，無容討論，至於黃埔與陸大爭雄倒不甚確實。因爲最近幾期的陸大學生，多半有黃埔校籍，他們應該沒有什麼矛盾與衝突，陸大瞧不起黃埔，這是事實，因爲比較高深的兵學，在軍校是學不到的。軍校是軍官養成教育，爲了訓練下級軍官，而陸大原來的設立的本意是訓練部隊的高級幕僚及幕僚長。指揮大兵團作戰當然有時是他們，可是並不是爲了訓練帶兵官而創設陸大，因爲近幾年來軍隊的各級主官生活比較幕僚收入多些，所以訓練高級幕僚的陸大畢業學生，也多有一種「帶兵熱」，他們認爲非帶兵沒有「辦法」。因爲一個上尉連長，比較與他高三級的軍部作戰科長，生活還要好些，同時參謀長的權還沒有提到理想的高，無錢無權的看家婆誰願幹呢？於是一個少將參謀長有機會去幹團長，他倒覺得是很滿意的。「帶兵」，「帶兵」，軍隊裏到處聽到一片「帶兵聲」。誰都不願幹幕僚。陸大學生畢業後對參謀業務不感興趣，願下部

除去帶兵，一個蘿蔔一個坑，他擠下去，旁人就得擠出來，所謂黃埔與陸大爭雄或許在此。

現在，保定出身的仍握中國陸軍的指揮大權。

這是事實。陸大是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一直下來的，保定爲其前期預備學校，黃埔爲其後期的預備學校，此外僅有少數的東北講武堂，西北軍校，河北軍校，河北軍校的一年半以上畢業的學生也可以投考，不過以後可能就沒有了。

另外有一個特殊的軍事研究機關就是國防研究院，由陳誠王東原等主持領導，這裏邊倒有一些建軍的工程師，他們不限於那一派，沒有什麼黃埔陸大或保定的分別，更不分什麼留日留德留英美。他們收集一些國際研究的資料，作中國建軍的張本，據說中國未來的陸軍，在新的裝備下有六十個師就足够了，此項整軍，或許就是根據他們研究的結果。將來如果凡對軍事學有研究者即可在中國陸軍內立足，「研究系」可能握有中國的軍事大權，保定，陸大，黃埔，只是都做他們的基石而已。

有人說，陳誠是黃埔少壯派的領導人物。

這有點不甚正確。請看他手下的大員薛岳，羅卓英等這不都是保定的？而且他自己也是保定八期的，在北伐時候，倒還真有一批黃埔學生不與他合作，搯他駕去某師做副師長。現在警備昆明的霍揆彰（黃一期），是當時不會參加搯駕的一個人。真的，陳的用人倒真沒有什麼派別，地域或出身的歧視

。趣味相投能合作的人他就任用，不過十八軍自從有這個番號以來，現在從那個軍裏（是指十一師與十四師）出來的將官，據非正式統計，有一百幾十人。

如果以地區說，現在中國陸軍人以湖南爲最多，軍師長一流的人物，有一百多人，高級指揮官以粵浙兩省爲多，中國軍隊的地方性，在這次抗戰中沖淡了很多，這是一個將來整軍建軍的大便利。不過每個部隊的特殊性雖也不如以前強烈了，未來的建軍對地域及兵種問題，將怎樣解決呢？現在尙無所聞。

## 「美式配備」的軍隊怎樣產生的

李宗瀛

美國爲應中國的要求，整編並訓練中國的軍隊，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國戰區司令部。」提起中國軍隊的訓練，不能不先說史迪威將軍。他是第一個對中國士兵有信仰的美國軍人，他常說：「中國的士兵祇要有適當的訓練，裝備，補給和優良的指揮，即使不比他國軍隊好，也不會比他國軍隊差。」根據這樣信念，他極力主張裝備並訓練中國軍隊，把中國人自己的力量抵抗敵人，驅逐敵人出境。

第一個訓練中國軍隊的中心是印度，民國三十一年春天，日本幾乎佔領了整個緬甸，一部份在緬抗戰的中國軍隊退入了印度，史迪威就以這些部隊爲基幹，成立了X部隊；後來又從國內調去了一部份部隊中的精銳和志願從軍的知識青年，漸漸發展成兩個勁旅，新一軍和新六軍，還有幾個重砲兵團，這支武力在打通緬滇路時，證明了訓練的功効和史迪威的信念。

第二個訓練中心是昆明，稱爲Y部隊，受訓後的軍隊，自雲南境內驅逐敵人，完成了滇緬會師的壯舉。



在桂林的第三個訓練中心，Z部隊，沒有那麼好運氣，在搖籃時代就因敵人進攻桂柳而解體了。

桂柳失守是在民國三十三年，那是中國抗戰期間最黑暗的一年，從四月十八敵人逞兵中原起，國軍節節敗退，由河南而湖南，湖南而廣西，由廣西而貴州，除了衡陽四十七天的防禦戰，殲滅了敵人將近一個師團的兵力之外，幾乎完全是潰敗。在同年十月史迪威將軍回國，這件大事加上半年來的節節敗退，在美國輿論界造成了一個極惡劣的印象，在相當袒護中國政府的時代週報上，也登了一篇攻訐政府的文字。

就在這樣一個惡劣環境下，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成立了，它是史迪威離華後由中印緬戰區裏分離出來的，它的任務就是繼續它前身的任務，並且協同在華的各美國軍事性質的機構，作統一的努力。

美國輿論從歇斯的里裏恢復了原狀，對中國政府的攻訐變成了平衡而清晰的批評，大撤退更證明了單靠優勢的空軍不足以抵擋敵人的攻勢。加強中國軍隊更成爲必要，而這個整訓中國軍隊的責任便落在四十六歲的魏德邁將軍的身上。

和渾號「酸醋」的潑辣老將史迪威不同，魏德邁是個深沉的青年將官，他的外交手腕尤足以達到史迪威所不能達到的目的。一九一八年他畢業於西點軍校，進過參謀學校，在德國的參謀大學留過

學，前後任職於陸軍部的計畫局和作戰局，一九三〇年會服役於當時駐天津的美步兵第十五團，在巴頓將軍下，他參加過這一次大戰的西西里的登陸戰，在出任中國戰區司令官前，他是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勳爵的副參謀長。

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協定，根據租借法案，為中國裝備訓練三十六個師。這三十六個師的裝備和在印度裝備的各師不同，缺少重武器和機動力，這一方面是由於運輸不便，一方面是因為在中國作戰的環境不同，運進三十六個師的裝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滇緬路未打通前，唯一運輸工具是飛過駝峯的空運，昆明飛機場成為全世界最忙的機場，不分晝夜，平均每半分鐘有一架飛機起飛或降落。在昆明，七八歲的小孩子可以識別天上飛行着的飛機的種類，那一架是C 47，那一架是C 54那一架是空中堡壘。但無論飛機如何忙，要短期內裝備成三十六個師，畢竟是不容易的事。到八月間戰爭結束時，加上新從印度回來的新一軍，中國一共有三十九個美械裝備師，其中五個師是十足裝備，十五個得到了百分之八十五，其他十九個裝備不到一半。

在中國戰區司令部下面，直接擔任訓練工作的是中國訓練司令部和中國作戰司令部。前者擔任幹部訓練，後者擔任部隊訓練。

幹部訓練集中在昆明，有參謀、步兵、砲兵、嘆工、譯員等訓練班。除了譯員訓練班，所有學員

都是由三十六個師當中分期抽調來的幹部。在這裏，他們由美國軍官講授新的戰術理論和各種兵器的使用，他們所用的課本，是以美國各軍事學校的課本爲藍本改編成的。爲了適合特殊的環境，教官們根據他們自己教授的經驗和作戰司令部的建議，不斷將課本加以改編，受訓完畢的學員，回到部隊去，要負訓練自己部隊的責任。

美軍在中國訓練部隊，自不能不發生言語上的困難，譯員勢不可少。大部份的譯員是大學肄業或畢業的學生，他們或是志願投効，或是爲政府徵調，來擔任這件最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大學畢業生懂軍事的也很少，而且有些譯員必須到前線去作聯絡工作，軍事常識更不可少，經常要和美軍接觸，甚至同起居，美軍習慣禮節，也是要知道的。譯員訓練班的任務，就是教授他們一些普通的軍事知識和軍用英語。

部隊的訓練當然更要繁重多了。當時的三十六個師，分佈在中國陸軍總部所屬的五個方面軍中，駐地包括雲南、貴州、廣西、湖南四省，美軍中國作戰司令部便設五個聯絡組，分屬五個方面軍。方面軍下面的軍、師、團、營都有美軍聯絡組。他們協助訓練中國部隊，作戰時，充任中國軍隊的顧問。他們都奉到嚴格的命令，祇許擔任訓練工作及備顧問，不准直接指揮中國軍隊。

各部隊的訓練都分兩期，每期十三週，預計用半年的功夫，從武器的使用一直到部隊戰鬥，依次

訓練，中國的官兵們第一次接觸了許多新武器，兩頭冒火的火箭筒，像小玩意一樣的六〇迫擊砲，輕巧的短銃，快放的湯姆生槍，無論你走到那一個訓練地點去，你從早到晚都可以聽見槍砲聲，像過年一樣。訓練使用武器時，美軍的原則是絕不愛惜子彈，要讓中國的士兵到了戰場上彈無虛發。

爲了部隊戰鬥訓練，美軍從印度調來了步兵第四七五團，分佈在中國各部隊中，作爲示範，不論制式、戰鬥，都由他們先做給中國兵看，這樣，可以使訓練迅速而確實。

當然，單單靠訓練並不能建設一支强有力的軍隊，士兵們必須吃得飽，穿得暖，生了病有人照拂。這些事情，美國的聯絡官們也協助中國的指揮官們去解決。他們的兵站幫助運補給，他們的軍醫協助訓練中國軍醫，他們替中國的高級軍官監視部下有沒有剋扣士兵。

像裝備一樣，訓練也沒有能全部完成。部隊一面在受訓，一面還須隨時監視敵人。在訓練剛在次第開始的時候，敵人發動了湘西之戰，部隊不得不停止訓練，抵抗敵人。接着，敵人的補給線受空軍的轟炸掃射，受突擊隊的襲擊，黔桂前線的敵人形成空虛，國軍不能爲了訓練，放棄這個攻擊的機會，在五月發動了小規模的反攻，三箇月中，克復了柳州、桂林。這時候負責訓練的美國官兵就成了最好的幫手，他們會晝夜不睡的替你運糧食、運軍火，他們的工兵幫着指揮修路、築橋。

桂柳戰事結束後不久，日軍投降了，部隊的訓練當然停止，訓練的功効也沒有找到大規模的反攻

機會來加以證實，但是；即使那一點點的訓練和不齊全的裝備，加上士兵生活的些微改進，已在滇西、湘西兩役和桂柳之戰中獲得了成果了。（摘自大公報）

# 國民黨的革新運動

文學

在國民黨二中全會時，黨內活動最令人注意的要算「革新運動」了。當時黨內響徹了「革新」「民主」之聲，而集「革新」與「民主」的大成的是「黨政革新座談會。」發起人是梁寒操，蕭錚和谷正綱，而事實上由陳立夫先生領導的。

## 梁寒操與蕭錚

孫哲生先生幕中人物，除吳經熊，王崑崙，鍾天心外，自稱廣東才子的梁寒操無疑是一個中堅份子，此人善逢迎而小有才，頗多計謀。政府移渝之後，梁漸自謀發展，先與「中山學社」結合，自居「太子系」與CC連繫之橋樑，嗣後鑒於政治上層空氣對孫不利，即改弦更張，出入陳立夫先生門下爲「謀士」，從此即平步青雲，飛黃騰達，從政治部副部長至中宣部長，且曾「出使」新疆。此次「革新運動」發起，梁實爲「軍師」。

梁任中宣部長前，尙與孫哲生相往來，及謀中宣部事成，態度始明朗化。因爲孫完全不知道此事

，一日梁妻黎劍虹偶至孫宅，向孫哲生夫人虛與委蛇，被盛怒逐出，謂請告梁某：今後勿踏此門檻矣云云。

蕭錚雖不如梁氏之知名，但他却是陳果夫手下一位最出色的理財能手。此外領導人物還有張道藩，谷正綱，谷正鼎，余井塘，馬超俊，許孝炎，賴璉，劉健羣，黃守人，賀衷寒，倪文亞，鄧文儀等十餘人。張道藩是文運會主委，谷氏昆仲一是社會部長，一是陝省主委，余，馬，許，賴四氏則是組織，宣傳，海外三部的副部長，劉健羣是青年團的副書記長，黃，賀，倪都是青年團處長，鄧文儀是政治部長。一位官方記者（這次全會祇准中央社和中央日報各派記者一人旁聽）就情不自禁的這樣寫着：「過去主持黨部組織工作人物爲陳立夫，余井塘等，主持青年團領導工作之人物爲陳誠，張治中，賀衷寒等，均爲此一新運動之中堅。過去所謂國民黨之派別與磨擦將因此一掃而清矣。」

## 主張與政策

這一運動，揭櫫了四大主張：（一）團結革命同志，實行黨內民主；（二）打倒官僚政治，實行民生主義；（三）肅清官僚政治，實行政治民主；（四）發揚民族正氣，保障國家主權。」以這樣握權當政的人物來倡導這樣嚴格自我批評的運動，人們怎能不耳目爲之一新。

一中全會開幕之首，他們開了三次座談會，谷正綱主席，一開口就說：「讓政治協商會議開成，就是本黨的一大失敗」。賴璉，蕭鐸等一致憤慨，聲淚俱下，決定的政策是：「聯黃浦」，「反宋反政學系」，用革新的名義要求黨內民主化，反對政客官僚包圍總裁，一方面主張「元老退休」，這樣可以打擊鄒魯，于右任，覃振，馮玉祥，孫科等民主派；他方面強調反對官僚資本，政客專權，用以打擊宋子文，張羣，吳鼎昌，張嘉璈，熊式輝乃至吳鐵城之類的政學系。這時候東北情勢緊張，所以作戰目標，集中在對蘇外交軟弱和東北接收失敗。對蘇軟弱的負責人是宋子文，王世杰，東北接收失敗的是熊式輝；至於打擊黨內民主派，開會之前就放出提議開除馮玉祥等黨籍的空氣，這無疑的就是一種對孫科邵力子的示威了。

## 最後勝利

蔣主席對於革新運動事早就知道，但是一則爲了「黨內團結」，讓「少壯」份子表現一番，可以稍壓民主派的氣燄；二則今後黨務方面依仗於這些少壯派者正多，也不能不給他們以「團結禦侮」的機會。所以開幕前後，採取了『不癡不聾，難作阿家翁』的態度。直到後來這一幕戲演得太劇烈了，最後甚至提到請主席讓出總裁地位，以便革新派可以放手和異黨爭鬥；這才在兩次紀念週中（三月



十八日，二十五日。蔣主席聲明東北問題有辦法，熊式輝完全遵照本人的意見辦事，「要攻擊他就不妨攻擊我」，然後辭鋒一轉，也著實將過去西山會議派的元老們譏諷了一陣。對於總裁問題，主席道：「我可以讓賢，但這個職務由全國代表大會舉出，所以假如大家有意見時，可以在下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改選。」

選出「中常委」名單，就表示了革新派作戰的勝利：二陳之外，革新份子賴璉，蕭錚，梁寒操，張道藩，潘公展完全當選之外，加上了黃埔系的賀衷寒、劉繼羣、鄧文儀等；而王世杰，張羣，邵力子，馮玉祥，熊式輝乃至孔祥熙，都被打下去了。假如將來政府改組，各部院部長都要以中常委員選任，那這些人都沒有在新政府任職的機會了。

# 關於翁部長文灝

黃裳

## 無涯的苦悶

在戰爭結束之前不久，中樞曾經成立了「戰生產時局」。翁氏負責其事，這是一個頗有意義的工作，推動了工貸和內地廠家的產量。然而這暫時的「景氣」，却隨了戰爭以俱去，跟了來的却是爲後方的工廠「送喪」，多麼淒涼的結局。在前兩三個月，戰時生產局奉令結束了，翁氏掛了一個空頭的行政院副院長銜，其實是沒有什麼權力的。有一件事可以提出來一說，復興公司在戰時統制了中國的出口貿易，戰後取消了。它的業務要歸誰來辦呢？翁氏擬定了一個辦法，交由「易貨事務所」接辦，派資委會中央機器廠的總經理費福濤來主持其事，詳細的辦法擬好了，機關的牌子已經掛出去了，呈文却不得院長批准，結果復興公司的業務歸了中央信託局的易貨處。

更還聽見過這樣的事。在行政院中，翁與財政部部長O·K·俞在交頭接耳談一件什麼事，宋院長用鉛筆敲起桌子，輕輕地送過去「噓噓！」

中國政府的行政效率，是已經有很多人批評過了，機關重疊，事權紛雜，大概是抵消效率的最妙的方法。就看着那些朝生暮死的機關和掛上又復取去的牌子罷，中紡公司成立了，經濟部馬上就又成立了一個「紡織事業管理委員會」去「控制」它。

翁是中國政府中的經濟專家，工業建設的推動者。然而在後方工業大送喪的情況之下，他就連要個一兩億來辦點小東西都難上加難。人家告訴他，不必再製造這些弱不禁風，壽命有限的民族工業了，還是等美國人帶了他們全部人馬，機器，美金來再說罷！然而這倒實在是一個「真理」！

### 從學者到「官僚」

翁先生以學者的姿態出現於政治舞臺，清、正、梗直，成爲他一向的作風。這曾經使多少人頭痛。前九年經濟部部員住在新橋的時候，一天，他早八時到部，不見一個次長司長，因爲他們的汽車拋錨了。翁馬上喊他們進來，排排坐，拍案大罵。汽車拋錨，他罵部裏的技正是吃飯不作事的！

資委會的待遇在全國公務員中算是較好的，當然比不上四行兩局。這些待遇幾乎全是錢昌照給爭得來的，呈文到了翁處往往批駁。國家財政如此困難，他要大家都束緊肚帶，資委會中都對錢昌照表示好感，而覺得翁是不近人情的人。

翁的脾氣極壞，動輒罵人，一口寧波話，「觸那娘×！」之類的話也不是沒有過的。

近來的消極，使他走路時從不看人。人家鞠躬恭稱「副院長」，睬也不睬就過去了。

用人說，「我從來沒有伺候過這麼一位壞脾氣的部長！」人家都說，翁先生以前不是這樣的，最近不對了。生產局還流傳着一個小故事。一個職員與翁的汽車夫衝突了，打了車夫一個耳光，第二天，條子下來，職員撤職。有人去講情，翁大怒說，「不要看不起車夫，我的性命在他手裏哩！」使人想起十幾年前在杭州的那一次碰車，在翁的額部留下了標識，還使丁在君先生寫了「我所知道的翁詠寬先生」，以為這位老朋友就要不行了。十年前事，猶存餘悸，他至今用的是一部蓬車。

戰事生產局的財務處處長是張悅聯，翁的長婿。工作效率一般批評不見得好，似乎還帶了上海光華大學時的作風。在去年張的私寓里有一堂價值一百五十萬元的傢具，是要向戰時生產局貸款的廠家送的。

翁心源，翁的長子，是甘肅油礦局代理總經理，當翁的手下第一員大將孫越琦調往東北以後。翁心源是從美國回來還沒有幾年的青年。

在北平接收了來的全國第一的中央農業試驗廠的主持人是翁的第二個女婿。

## 又想回到學者生涯

當翁氏表示第四次堅辭時，消極已極。視察北方時，對記者說：「官可以不作，貪污不能不追究。」回重慶後，這話被否認了。政局一陣逆轉，一連串攻擊，成了「箭垛」。老太爺以經濟部專門委員的名義用飛機送回上海去，三小姐，四小姐也都送回南京，輕車簡從，住在重慶，準備隨時退隱。後來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悼地質學大師葛利普先生」，好像又重整興趣，弄地質，寫文章了。無論如何，美國人還始終認爲他是中國政府中一個開明的官吏，在不得已時給政府裝飾一下門面，他還不失爲一個適當的人物的。

然而，曾幾何時，在驚濤駭浪之中，這位學者終於在經濟部挂冠而去了，雖然他現在仍然還是一個副院長。政學系好像失去了春間協商會議時代的光輝了；他們似乎很機警，個個都變得沉着起來了。（自周報轉載）

# 政學系內幕

吉人

抗戰八年間，政學系份子在國民政府佔了很重要的地位；此次協商會議開成，直到圓滿結束，他們一度更顯得重要起來。

「戰必敗，和必亂，以戰求和」，是戰前膾炙人口的一個重要口訣，這口訣雖不能說就是政學系的決策，但多少有點關係。政學系之所以飛黃騰達，一則在於他們人才薈萃，二則就在他們很能把握時局變化的動向，譬如這十字訣，雖然所謂「以戰求和」好像「緣木求魚」的幻想，但很能代表當時社會中層份子尤其是民族工業家們的要求，等到一戰之後，求和的情勢惡化，國際的形勢逐漸露出光明了，他們爲了自己的利益，也就支持政府抗戰到底了。而且這其間還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實，就是經過了他們的手，使中國政府緊緊走上了對美國和親的路線；於是他們的地位也隨着更重要起來。

戰爭結束，他們又立刻看清國際幾個主要巨頭的心事——誰也無意再來一個世界戰爭。同時感覺中國的內戰不但會影響自己的生存，而且足以動搖世界的安全，這個內戰又是誰也不會歡迎的。因此他們不管國內的情勢怎樣劍拔弩張，就始終主張用和平解決的方法。如果協商成功了，他們既在協商

會議中扮了主要的角色，在以後的政府改組中，當然也就增高了地位。

然而自從東北的問題一發生，「協商」的初步成就大受影響，甚至在某些人的目光下，政學系成了國民黨的罪人。

政學系究竟是怎麼一個東西。他似乎並不像各黨派一樣的有具體組織，所以自楊永泰參贊中樞以後十年來，政學系三個字儘在人們口頭上，若有其事，却無人能清楚說出他們的內幕來。

最近曾有人直捷爽快的叩詢協商代表胡政之，問他和他的報紙跟政學系有無關係。胡政之回答得很巧妙，他說：「其實政學系也並不是什麼嚴密的組織，僅僅是幾個私人集合，大家以事務爲重」。

這也許是事實。正因爲他們只有上層結合，沒有下層組織，所以反能減少了內部磨擦，增加了對外發展的機會。大家談得來，就不問政，軍，商，學，兼收並蓄，結成一支龐大力量。他們不是一個以民衆爲基礎的黨團，而是一個大小官僚相互結托的大集團。

說老前輩，有谷鍾秀，張耀會，楊永泰，李根源等氏。據說李根源雖在戰爭八年內息影昆明，還是一個暗中掣動的重要人物。在政治舞台上的，像張羣，吳鐵城，熊式輝、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灝、蔣廷黻，顧維鈞等不管誰是誰不是，他們的利害進退總是常常一致的。

他們在協商會議中之所以地位重要，因爲他們不但擔任了國民政府的代表，還有人參加了無黨無

派的代表；不但如此，而且還有少數無黨派的代表，小黨派的代表多少同他們有些關係，這樣他們就舉足重輕起來。

政學系的淵源，說來很早，當初康有爲與梁啓超因政見不同而分之時，梁便拉攏一批文人組織了政學研究會。這個組織，一般稱之爲研究系，後來在五卅運動中也會發生了相當的作用。當時的健將有張東蓀，張主編時事新報的學燈曾與邵力子在民國日報的覺悟爭衡一時。

後來政學系巨頭谷鍾秀又在上海收買了中華時報，張季鸞就是中華時報的舊人。但當時張季鸞的文章尚不能受人器重，中華時報也在沒沒無聞中夭折了。這時政學系在北方已把大公報收買了下來，吳鼎昌、胡政之邀張季鸞北上進大公報，終於造成了後日一段光輝的歷史。

但是當初政學系的重要份子與國民黨很少關係，故自國民政府成立以後，他們在政治上是徘徊門外的地位，直到江西勦匪軍興，楊永泰就任南京行營秘書大露頭角，成了蔣委員長手下的惟一紅人。當時楊氏一人獨攬軍政黨大權，簡直是「一人之下」的氣概，政學系在政府內的勢力，就此才飛速的擴大起來了。



# 「政學系內幕」補

文羽

## 官僚結合

政學系內幕，已有人做了簡單的介紹了。近十年來，我是與所謂政學系也者稍稍接近的人，雖不敢說深知他們的底蘊，但亦不妨寫一點出來作爲補充。

談政學系，最好不必去追溯他們的歷史淵源。政學會也罷，研究系也罷，在本質上，現在的所謂政學系已找不出他們的血統關係的了。而且要查究現在政學系的組織究竟如何，份子究有多少，似乎也是件勞而無功的事。這一點，我曾多次向政學系色彩很濃的人物探問過，他們實在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因此，我覺得，胡政之所說「政學系並無組織」的那句話，並非虛僞之詞。政學系的確是一個僅有上層組織的官僚集團，未必有具體形式，只是利用政治上同利害關係而形成的一個默契而已。

近二十年的政治舞台上，結成集團勢力的，軍方有黃埔，黨方有二陳，財政方面有江浙與廣東財閥，除此以外，力量就都很渙散。在此種情形之下，被擯斥於此類集團以外的有才幹有野心的人物自

然會感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必要，而密切結合起來了，風雲際會，這就產生了楊永泰出來。楊永泰以舊政學系殘餘作基礎，把所有同情的份子兼收並蓄，並利用當時蔣委員長對其信賴的關係，團結在他的周圍。他的巧妙的組織方法，是接收了舊政學系遺產而不把他作爲一個基礎，他採用開放門戶政策，不問軍·政·商·學，一律結交。現在所謂政學系的基礎完全是楊永泰一手打下來的。

例如舊政學系的金融後台，從前只有北四行和著名華北金融巨頭吳鼎昌，可是這十年以來，有很多江浙財團的份子也染上了政學系的色彩了，這就可見政學系魔力之大。翁文灝原是研究系中的人物，現在也成爲政學系的中堅了；軍人如陳儀，熊式輝，黨人如吳鐵城都已被人看作是政學系的代表人物了；還有其他不少軍，政，經，財，教要人，我們只要細細體察他們的人事關係，就可以知道裏面有許多祕密存在。

## 沒有內鬩

他們還有一筆很大的資金，在戰時據說就有好幾萬萬，現在的數字當然更爲巨大。

使人奇怪的一點是，一切派系都時常有內鬩，而政學系却沒有內鬩。這理由很簡單。一則，他們沒有下層組織。不是同領導的下層相互隔絕，下層就沒有挑撥上層感情的機會。二則，他們的結合爲

的是相依爲命，他們又各有各的事業基礎，所以大家都有「勝固可喜，敗亦欣然」的風度，不會發生彼此妬忌分贓不勻的糾紛來。三則，他們的下層幹部注重實際工作的能力，不論歷史，不分親疏，這樣常使他們政治的地位非常鞏固。即令他們的政敵亦不得不承認：「政學系的確有辦法」。所以，楊永泰死後不到幾年，張羣就完全恢復他們的原有政治地位，他如吳鼎昌，翁文灝，張公權，……又無一不是可以獨當一面的人物，結果就使這個官僚集團得心應手，分佈要津，其勢力與影響也只有在一天擴大了。

## 戰略形勢

春季裏張羣繼任行政院的傳說中，就有人爲政學系前途打算，主張張氏不應担任這差使。理由是：（一）從前政學系在政治活動上的所以能得心應手，因爲他是採取了外線作戰的攻勢，如果他們的人做了正面的負責人物，一定要被迫採取內線作戰的守勢，在實力並未十分充厚時，這自然是不利的。（二）過去政學系內部所以能相安無事，因爲他們是政治核心以外的一種客卿，政敵甚多，同舟共濟之心理遂甚堅強，一旦自己人做了責任內閣，就難免有分贓不勻的糾紛了。這也頗言之成理。然而政學系十年來努力活動的目的爲些什麼？這就不易解答了吧。

## 參政會裏的風波

第一次會議在三月十九日下午三時展開，按照議事日程，首先進行駐會委員會會務報告。當主席李璜持書面報告徵詢大會是否宣讀時，有人說「不用宣了」，於是便免了這個節目。邵秘書長力子代表主席團提出報告；有兩件關於政治協商會議的臨時動議，但按照議事日程，政協報告在二十三日舉行，故主席團以爲可於二十三日政協報告後提出討論。這件事預伏了一個小波瀾。在俞交長飛鵬作交通報告後，尹述賢參政員便向主席團提出質詢，問：「主席團是否意在打消這兩個臨時動議；如此含糊其詞處理提案，似乎說不過去。」這句話正中一些參政員的心意，頗得掌聲。最後並說：「我個人對政協決議案大部分是贊成的；假如能拿到參政會作形式上的通過，是可以增加其重量的。」邵秘書長在交通質詢完畢後提出答覆，認爲尹參政員的質問很難了解。邵氏說：「普通提案還未截止，以本人的愚蠢，很難了解爲什麼要提臨時動議，照這樣，秘書處不必排定議事日程了。」並解釋主席團只是建議於二十三日提出討論，絕無打銷提案之意，於是在場參政員爭先發言，嚷成一片。范承樞額部青筋突起，大聲嚷道：「我們是真的人民代表，爲什麼不能聽政協報告。」主席制止不住。孔庚，蘇

瑛站起來便說話，認爲可以在二十三日當作臨時動議討論。許德珩提出處理辦法說：「在提案沒有截止以前，沒有時間性的問題不應該臨時動議，算作普通提案好了。」張定華生怕成爲定議，一躍而起，以尖脆的嗓音連忙叫道：「不行，不行，不能作爲普通提案！」最後，終於同意當作臨時動議於二十三日提出討論。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 首當其衝的交通部

俞飛鵬部長的交通報告首先造成了緊張的一幕，當他報告完畢時，質詢的紙條如雪片樣，經過俞部長面前，飛上主席台。共六十一件，由祕書處指派兩個人輪流宣讀，足足讀了一個多鐘頭，讀得唇焦舌敝，頻頻飲水。最多的是航空公司舞弊和飛機票的黑市問題；飛機成爲富商來去的工具，而飛機復員到京滬一帶的要人的太太小姐最多，難道這是當局規定的嗎？重慶上海的一張黑市機票要六十萬，有人說飛機不僅要花「面子錢」，而且還要「裏子錢」；「裏子錢」要比「面子錢」多十倍！航空公司弊端叢出，理事專以分紅利爲目的；中央航空公司與中國航空公司同爲國營事業，何故分立？有人提出大華航空公司既經經濟交通兩部准立案，行政院何故又撤銷，失信人民，使人民失信於友邦人士！鐵路運輸也是到處碰到黑票問題，各路員工對客運更藉機勒索，已成爲公開祕密；各路秩序紊亂

，坐火車如坐牢獄。公路方面，青藏路勞民傷財，冒險築成，爲何只試車一次後便棄而不用？西北公路局職員李德全挪用公款三千餘萬之鉅，事後潛逃，爲何不加追究？前西北公路局長貪污營私案辦理情形如何？關於水運則敵僞船隻都撥歸招商局，而民營航業寸木未得是何道理？爲什麼不獎勵民營航業？而招商局職員待遇特別優厚，致引起航業員工普遍罷工怠工現象，如何處理？

這一連串的詢問案，聽得人腦袋發漲，然而還有八位參政員提出口頭詢問。王普涵操道地秦腔，一開口便責難國營交通事業，說：「航空公司腐敗不堪，招商局是官僚發財的機關：國營機關而造成官僚資本，我們是要反對的。」他問俞部長，政府的政策究竟交通事業是完全國營呢？還是重視國營，輕視民營？更問國營事業的人事如何？翟倉陸從河南來渝，三月十四日接到二月二十六日自開封發來的電報，「電報之慢成爲奇談，我認爲電報局滿可以關門，何必騙人民的錢呢？」並謂南京電信局強佔中華書局房屋，是何道理？請迅速飭令遷出！張守約、余際唐對修復鐵路問題提出詢問。彭革陳問復員運輸自去年九月以來已運了十六萬人，其中老百姓恐不及十分之一，「究竟是官復員，還是民復員？應該是人民先走，官吏後遷，尤其不能讓大腹便便的好商先走！」劉真如說他從京滬來，見乘復員專機去的太太小姐最多，「難道這是政府規定如此的嗎？」李中襄問交通部爲何不先修復南潯路，「如今談復員還鄉，但是無論從水陸空都不能入江西，試問江西人如何還鄉？」最後張金鑑認爲俞

部長的報告太枝枝節節了。

疲勞詢問之後，議席上已散大半，僅有寥寥數十人了。主席徵詢大會交通報告詢問案要口頭答覆，還是書面答覆，時間已晚，參政員們七嘴八舌的說「書面吧！」俞部長自然樂得答應。

### 俞部長說要辭職

第二幕是經濟部的報告。在報告以前，主席江庸即向大會及俞部長提出請求，希望施政報告務必簡要，而各參員質詢時亦請節省時間，俾施政報告後尚有餘裕的時間作口頭答覆：「俞部長交通報告後，連答覆一句話的工夫都沒有了」。

俞部長在報告之初好像就覺得情勢不妙。他先聲明，願意辭掉部長職務，並謂經濟部的工作，抗戰八年以來始終其事，而勝利以後却進入了極端困難繁重的時代。

報告完畢，書面詢問五十二件，其中詢問接收敵偽工廠及物資者最多：接收敵偽產業的封條政策已使收復區經濟瀕於崩潰之境，政府應否負責？接收之工廠為何不能開工？既不能開工又不租給民營，坐令機器設備腐朽，是什麼道理？各處工廠因接收而停工，國家蒙重大損失，而設備之被盜竊亦時有所聞，將如何處理？接收之物資為何不加以利用，任其損壞及被盜竊？接收人員盜賣物資時有所聞

，對此非法行爲如何處理？關於後方工業危機者：後方工廠倒閉停頓情形貴部知道麼？已籌得救濟辦法否？經濟部在昆明所辦各工廠有隨抗戰停頓之勢，是否也爲復員計劃？關於物價者：上海煤價已由十萬元漲至六十萬元一噸，是怎麼管理的，貴部對此情形不能熟視無睹！上海物價一日數跳，是怎麼管理的？關於東北工礦者：瀋陽工廠設備間被蘇軍搬走，真象如何？東北各省工廠設備被搬走之情形如何？

口頭質詢十二件，由蘇琏打頭陣，說：「經濟部接收敵僞工廠，貼了封條就停工，而過幾天工廠空了；接收的物資，過幾天倉庫空了。」希望將接收人員的貪污案件報告幾件。朱惠清質問政府根據什麼理由成立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列舉了多少理由說明該公司的成立是「違背國策，且失信於盟邦。」而且自該公司成立後，紗市價大漲，以去年九月爲基數，各種物價指數平均漲了五六倍，而獨紗市漲了十二倍，「這是什麼公司，簡直是漲價公司。難道這就是政府的政策？」武肇煦則說：「接收一團糟：前門封，後門開！」希望經濟部坦白承認幾件盜竊貪污的事情。並問：「國營工廠賠錢，而民營工廠賺錢，這是什麼道理？」王寒生問東北經建政策究將發展輕工業還是重工業？中蘇經濟合作談判結果如何？吳健陶認爲翁部長的報告未談政策，可否確實告知。且國營民營事業範圍的劃分是否遵照第一期經建原則之規定。伍純武亦提出同樣的問題。吳望伋從浙江來，路



過上海時見工廠煙突大多是不冒煙的。工潮及失業的情形可怕，而「現在的法幣已不如從前的偽幣了。」「物價飛漲，「六千餘億元的敵偽物資爲什麼不早拋出，是囤積居奇，等它漲價嗎？經濟紊亂的情形，政府應該負責任。」張定華詢問貴州經建事業，經濟部究作什麼打算？劉真如說：「政治漢奸已紛紛入獄，而經濟漢奸尙多逍遙法外，「接收人員多與這輩經濟漢奸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翁部長知道嗎？」趙和亭希望購運美棉不要忘了獎勵國內棉農的生產。冷遜道出收復區物價飛漲的原因，是「政府與民爭利。」冷氏語氣雖極平和，但句句都是痛心之言。「政府包辦一切事業，而不願把工廠讓給民間辦，試問游資不作投機往那裏去？」他也提起了中紡公司的劣跡：「每包紗的成本不到五十萬元，而中紡公司的掛牌價却訂一百二十萬元。其目的就是要物價漲。我真擔心社會要崩潰。」梁上棟問：「行政院設辦事處有什麼法律上的根據？」榮照說從第一屆大會到現在，對經濟問題沒有說過話，今天要問政府對邊疆的經建政策，究竟有什麼打算？

## 宋院長焦頭爛額

詢問宋院長可說是參政會中最緊張的一幕了。在二十二日，未開會之前，卽有風雨欲來之預感。各參政員紛紛私下議論，旁聽席上滿坑滿谷，交頭接耳，政府各部會長官亦多到會，益增緊張情緒。

。開會後不久，果然風浪掀天，參政員對宋院長提出口頭詢問的有三十一人之多，開未有之紀錄。主席王雲五幾不能控制議事時間，一延再延，會議進行五小時之久，緊張已極，疲勞已極。登台質詢之參政員，未開言便先開助威掌聲。

宋院長報告完畢，剛才坐下，胡庶華便要求主席變更議事程序，先進行口頭詢問。此語一出，四面八方齊聲響應，但主席說明書面詢問只有十三件，可以很快讀完。在宣讀時，書面詢問多件又陸續傳上主席台，讀至中途，胡氏有些不耐，便向主席抗議：「爲什麼十三件詢問案讀了這樣久？」最後知道陸續遞上去的有二十件，一共三十三件。

書面詢問案多集中在貪污及政府有無能力的問題，甚至說政府的財政、經濟、外交都失敗了，增加人民無限的痛苦。趙雪峯在書面詢問中說：「山東省主席何思源是典型的官僚，貪污達三十億元以上，去年到重慶時對中央社發表談話，承認在濟南以二千萬元慰勞敵僞傷兵，以掩飾其貪污中飽的事實。對此種誤國害民官吏，宋院長知道否？」

口頭詢問開始之先，議場卽一度騷亂。主席說明要求發言的人太多，每人發言最好不超過五分鐘。於是喊叫之聲從各處發出，「不行，不能限制說話！」「請尊重我們說話的權利。」王寒生便在嘈雜中開第一砲，說因爲變更了東北行政區劃的關係，接收人員於敵人投降兩個月後才到東北，以致演

成今天的複雜狀況，爲什麼在未接收前先變更行政區劃呢？政府對東北接收政策是軍事呢？還是外交？胡庶華提出公教人員待遇問題，主張有苦大家吃，「爲什麼中紡公司職員薪津按底薪二千倍發給，而海關亦一次每人增加百年底薪，而大學教授的收入反不如國營公司的一個工友？」他更爲湖南的饑民呼籲，要求政府拿出具體救濟辦法來。

上播音台的人，都似乎熱情過多，常收攏不住話頭。蘇珽說：「救濟總署機構太大，是救濟了本署內的職員。」胡秋原喊出「救災第一」的口號，「湖南人吃草根樹皮還是幸福的，湖北人在吃土。三千餘萬美棉借款應先買大批的米麵來救濟災民！」並說國家內政外交無不使人失望，然而任何責備都太遲了，今後應該以恢復生產，安定民生爲急務。張振鷺提起鹽務總局繆秋杰的舊案，問「既已撤職，爲何又重予任用？」同時報告了一件小事：北平地方法院民刑庭各有推事一人，「一百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僅推事兩人，試想能推到那裏去？」爲什麼不多調派幾個人？「因爲只有接收物資人員，沒有接收司法人員。」劉叔謨詳述湖北省主席王東原袒護部屬貪污的事實，且謂湖北省參議會已對王東原正式提出檢舉，問政府如何處置？王普涵要求明確說明外交政策。伍純武主張重徵暴發戶以解救財政的困難，「政府遲遲不辦，難道與這些暴發戶有什麼關係？」武肇煦說：「政府不要一面說漂亮話，一面做醜事。」並問蒙古大漢奸吳鶴齡爲什麼不懲處，還每月給他一百五十萬元，並派爲蒙旗宣

導團，「這樣還成什麼國家！」江一平說安定經濟不能單憑借外債，「一切都從外國來還成什麼話！」羅衡爲外蒙與內蒙尙未畫界事實問政府。翟倉陸爲豫省三千萬民衆請命，駐軍數達百萬以上，中央只核准駐軍三十八萬人，所以「拉丁徵種，把機關槍架在老百姓門口搜糧，搶劫掠奪，人民痛苦不堪。」余楠秋請速救災，安定民生第一。趙雪峯又口頭提出何思源貪污問題。許德珩請政府首先救災，今日已是全國普遍災荒，「而政院施政方針對這事一字未提。」尹述賢問：「傳說中央銀行貝祖詒總裁就職後，以一百九十兩黃金買了一輛自用汽車，是否屬實？」席振鐸指出行政院施政報告中關於蒙藏委會部分不真實。張金鑑、楊不平、黃宇人分別說明政治的病態，張氏並謂：「政府沒有政策便不要幹。要拿得起，放得下。」彭革陳要求給民營工業以生路。榮照問德王和吳鶴齡兩大漢奸，政府爲什麼不懲辦還要給他們錢，「我們蒙古人不要漢奸！」最後詢問的是何基鴻，請政府注意北方大局。

在紊亂異常的空氣下，宋院長勉強分別作了簡單的答復。最後他很頹喪的幾句話是：「整個的經濟情形有辦法嗎？假若國內團結，政治情形改善，憑良心講，照政府的做法兩三個月後會好起來的。」最後說希望有更有辦法、更理想的人來接替行政院長的職務。

## 最後的插曲

最後有一件小風波可以記一記的，是王雲五當了大會主席幾乎被哄下台來。在二十四日下午，孔庚在主席王雲五宣布開會後，即起立說：「參政員發言時間受了限制。四分鐘響一次鈴，五分鐘響一次鈴，我們的發言權被剝奪殆盡了。」請求延長時間爲八分鐘，主席當答以斟酌情形辦理。孔指主席爲「討價還價，不愧爲商務印書館總經理。」主席遂厲聲答謂：「孔參政員應該知道本人是各位推選出來作主席的，應該有權處理這類事情。」孔就說「反抗主席就是不尊重我自己，主席的權力自然尊重。」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當主席請社會部谷部長出席報告時，會場中多人起立呼喊阻止，以爲應該先進行農林、司法口頭詢問。爲尊重大家意見，主席遂提付表決。結果爲贊成先行口頭詢問的爲五十一票少數，於是呼喊之聲自四面八方而起：「反表決」，「反表決」，議場秩序大亂。反表決的結果，贊成先進行社會報告的二十票，也是少數。在呼喊助威聲中，李中襄指「主席團，祕書處成見太深。」楊不平說：「主席態度應該好一點，我們有權換主席的。」隨聲響應者甚衆：「換主席！」「換主席！」「主席獨裁！」

（本文材料來源取自大公報高集「記參政會」）

# 接收大觀

集納者

接收敵偽物資，單單上海一個地方，去年估價值六千餘億元，若以現在物價計算，至少要川五倍以上的數字來表現了。

接收工作快近半年，接收的成績怎樣呢？有參政諸公的質詢爲證。

「經濟部接收敵偽工廠，貼了封條就停工，而過了幾天，工廠空了；接收的物資，過幾天倉庫又空了。」——蘇挺

「接收事情一團糟，前門儘管堂皇的封着，物資開了後門出去，希望經濟部坦白承認幾件盜竊貪污的事情來。」——武肇熙

「六千餘億元的物資爲什麼不早拋出，是囤積居奇，等待漲價麼？」——吳望假

「接收人員多與那些經濟漢奸眉來眼去的勾搭，翁部長知道不知道？」——劉真如

還有一件事情是宋子文院長自己說的。他承認了確有「前門封，後門開」的事實以後，他說，最初有二十多個機關在上海搶接收。「其中僅海軍司令部即接收了三百多個倉庫，假如清點幾個月也點

不完。」

在大家質問得很熱烈的時候，却有人起來說道：「要有真憑實據才能批評，否則就是浪費時間。」這幾句話引起了許多人的憤慨，張難先老先生激怒得全身顫抖地說：「誰不知道接收發財千萬的是小數，萬萬是常事，轟動全國的大貪污案政府也不辦。國家已經被弄到一場糊塗了，一作批評還一定要拿出證據來，還是打官話啊！參政會又不是國民政府，又不是行政院，爲什麼一定要有了證據才能講話，張老先生的話博得了熱烈的掌聲。」

證據是沒有的，下面都是各位參政員的報告。

△海南島石碌鐵礦區規模很大，各種設備都有。中央的人員到達後，大家搶着接收，結果機關甚多，經濟部接收礦產，交通部接收電信，軍隊接收醫院，空軍接收農場，把個礦區接收完竣，只剩一段運輸礦產的鐵道。因爲鐵軌又重又長，無法藏起或走私，於是誰也不要接收。經濟部的人一想這是鐵路，於是叫交通部接收，交通部說這是礦產的一部，叫經濟部接收，推來推去大家都不接收。

△有些地方接收了汽車的沒有接收到汽油，接收了船隻的沒有接收到煤斤，結果汽車和輪船都開不動，任其停在那裏。

△廣州中山大學原爲日軍司令部，投降後由某部接收駐紮，里面水電設備，傢具什物俱全，但到

交還中大學校當局，裏面已空空如也。水電，機器，報紙傳說已運到香港去賣了二千萬元，桌子板凳也搬運精光，現在學生都睡地板，上課沒有課桌，蹲在地上仍像戰時一樣，因此近來時常鬧學潮，抗議此事。

△廣州各大飯店出出進進的都是闊綽的接收人員，一席十餘萬是家常便飯。

△台灣某糖廠內有糖二百萬斤，接收後不多時即被盜賣一空。

△漢口接收初期，中央特派員有軍事、經濟、文化等幾十種。一陣亂搶，接收後歸公歸私都有，某特派員被告發後捉了起來，過不多時又放了，政府並未說明理由，這種糊里糊塗的接收，糊里糊塗的捉，糊里糊塗的放。

△某人在南京有房屋一幢曾被敵僞租用，市政府硬要給美國某機關用，屋主請求尊重主權，市府說證據不完全，政府可作敵產徵用。另有一屋，市府說戰前的檔案已遺失，不能證明屋主是誰，所以政府也可作敵僞產業處理。

△上海有日人辦了二十年的某微生物研究所，內備有各種病菌甚多，中央派員接收後，不找專家管理，使飼養了二十年許多病菌不幾天都餓死了。生物學家聽到這個消息後大哭一場。

△徐州僑儲備銀行存有僞幣五萬萬元，一月廿六日接收後你搬一包他拿一捆，一日之間完全搬光。



△濟南四百五十萬萬元物資，價值二百萬萬元黃金。經敵人特務頭子某人秘密交給我行政長官，該行政長官於是大發其財，某參政員在報告時說這位行政長官是誰，大家只要一猜便可猜中的。

x

x

x

各地接收的把戲是寫也寫不完，記也記不盡的，這裏幾段不過從幾天裏報紙所見到的摘錄一點而已。

南京的接收真滑稽，日本人交出的原始清冊早就失了蹤跡。

大公報的南京記者報導的真有趣：「……陳璧君何之傑等三人冊中之財產，尙剩一卡車，二汽車，二車胎及一聽汽油。陳公博財產冊中則僅有五個梳粧台及二個鏡台值得注意……」該記者並且加以說明：假使依照此冊觀察，則各類大漢奸以前的生活，並不算太闊綽。

再看中報的漢口通訊：「據行政院特派員莫衡談稱：接收敵偽物資，計有二千餘種，價值在兩百萬萬元以上。接收的機關疊床架屋，沒有明晰的權限，不該接收的既已接收，奉命接收的又得迫其交出，甚至倉庫牆壁發現幾個大洞，大半物資不翼而飛，交的要求馬虎了事，接的不肯在清單蓋印。諸如此類的接收風波，正以不同的姿態在扮演。誰也沒有關心政府的收入應該馬上繳到國庫？就運用那種機會在收復區發了勝利財的，現在大有其人。他們既腰纏百萬，便在這裏以化名方式組織各種企業

公司，以謀個人經濟的發展。於是，官僚勾結巨商，商人攀附達官，造成一條「聯合陣線」，每個較大的公司，董事長多是權要，經理定係商人。」

還有鎮江。

「鎮江現有一百多所封存着敵偽巨量物資（如米，麥，麵粉，菜籽等）的倉庫，而竟無人過問。因設備簡陋，雨打風吹，倉庫裏的麥子生了芽，麵粉霉爛。問誰，誰都說不歸我管。」（三月三十日大公報）

另一消息。「鎮江駐軍陳師長談，接收已七月遮蓋已殘破的敵軍倉庫百餘所，經該部迭電有關方面從速辦理，現已獲得要領」。（同日文匯報）

至於無錫發生的事情，報紙記載好像偵探小說一樣的神祕。

無錫訊：接收之各項敵偽之物資，一再發生奇突竊案，至今僅有小部破獲。不意軍政部京滬特派員辦公處常錫接收組惠山倉庫，於旬日前，竟又發生一離奇竊案。據該處附近居民談：是案發生時，會聞卡車絡繹不絕。查此次竊物之鉅，實屬空前，該倉庫負責人員，已函請各方機關偵查。今悉該項竊物有下列數種：（一）毛巾九包。（每包六百條）（二）肥皂十五箱，（每箱六十條）（三）蚊帳十五包。（每包四床）（四）臘燭四七箱。（每箱一五〇封）（五）洋火十六箱半。（箱二千四百匣）

(六)硬紙二箱半。(七)餅乾六箱。(每箱兩筒)(八)食鹽十八包。(包九十市斤)(九)石鹼一箱半。(每箱三十塊)(十)雜記帳兩箱。

×

×

×

記得曾有一家報紙給「接收」下了這樣的一條定義道：

「接收者：「接過人家的東西收進自己的荷包裏去」之謂也」！嗚呼！

# 民主同盟的產生與發展

卓冠

中國民主同盟，在現今中國已居於第三大黨的地位。也有人說他們是一批雜色部隊，是一個臨時性的小黨派的結合，據我看，這句話似對又不對，說不對又有點對。要對他有一個客觀的瞭解，我們不妨把他的歷史和組成份子分析一下。

## 是那些人物

一般都說民盟的構成份子青年黨、國社黨，第三黨，村治派，救國會，職教派；其實他還包括了國民黨共產黨的少數份子。如列舉一些知名之士，有張瀾、張君勱、沈鈞儒、史良、左舜生、張申府、李璜、陳啓天、張東蓀、梁漱溟、羅隆基、潘光旦、章伯鈞、柳亞子、陶行知、冷遹、黃炎培、周鯨文、曾琦、何公敢、劉王立明、聞一多、鄧初民、李公樸、沈志遠、余家菊、馬寅初、江問漁……等等，這裏可以注意的是，他們包括了很多的國內的名流學者。這些學者名流，在同盟的旗幟下，匯合在一起，決不能說是一種盲目衝動的結合。但是他們的政治背景自然是很複雜的，如曾琦、李璜

、左舜生、陳啓天、余家菊等等是屬於中國青年黨的。張君勱、羅隆基、潘光旦等等是屬於中國國家社會黨的。沈鈞儒、張申府、李公樸、史良、章乃器等等是屬於救國會派的。梁漱溟等是屬鄉村建設派的。章伯鈞等是屬於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第三黨）。黃炎培、江問漁、冷遹、陶行知等等是屬於中華職業教育社派的。各黨各派於一爐，在中國的政黨史上，可謂別開生面。

目前的民盟究竟演變到了怎樣的一個性質，以後再來談這個問題。現在先說這個組織產生的歷史。

## 民盟的淵源與歷史

中國民主同盟的前身，爲「中國民主政團同盟」，而「民主政團同盟」的前身，則爲「抗戰建國同志會」。

由「抗戰建國同志會」演變到「民主同盟」，其間隔有五年之久。在抗戰初期，若干熱心國事的人士，爲了保持全國團結起見，於廿九年組織了「抗戰建國同志會」。它的宗旨和任務是在於交換意見，溝通各方，而加強行動的一致。

到了民國三十年，他們在渝正式成立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從名稱上，可以知道它是以政黨

社團爲單位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性質是中間黨派的民主運動的聯合體，他企圖調停國共兩黨的糾紛，和促成國內民主團結。

「中國民主同盟」的改稱在三十三年的七月裏，當時他們把「政團」二字取消了。他們認爲以往各中間民主黨派的聯合努力，還不足以應付；必須聯合各界各階層的人民共同努力，才可以達到民主政治的目的。從此以後，不以政黨社團爲單位，而以個人爲組織份子了。

根據同盟通過的組織規程，其最高權力機關是盟員代表大會，由代表大會選出執行委員，組成中央執行委員，再由它選出常務委員會，組成中央常務委員會。代表大會公選主席一人，常委會下設祕書處，組織委員會，宣傳委員會，文化委員會，財務委員會，國內關係委員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和青年委員會婦女委員會等。

現在的主席是張瀾，（無黨派）祕書處主任是左舜生（中國青年黨領袖之一）組織委員會的主任是章伯鈞（中國第三黨領袖之一）宣傳委員會的主任是羅隆基（國社黨）文化委員會主任是張申府（救國會），國內關係委員會的主任，是梁漱溟（鄉村建設派的領袖），國際關係委員會的主任是張君勱（中國國家社會黨的領袖）。

## 是政黨同盟還是獨立政黨

從前張瀾在成都會有這樣的表示，他說：「民主同盟不是一個黨，而是一種推動民主運動的聯合機構」，「同盟活動要中立化，普遍化，地方化。」

但是事實上同盟已經不再是各黨各派的聯合，而是一個中間民主力量的聯合戰綫，它不僅包含各中間黨派份子，並且包含一切無黨派的民主份子。同盟與各中間政黨的關係是互相支持響應，各中間政黨支持響應同盟，同盟也支持響應各中間政黨。

所以到了後來，他們就不願承認是各黨各派的聯合了。他們擬出了政治綱領，他們叫原來有各黨黨藉的份子用個人的資格來參加同盟，他們企圖成立一個獨立的政黨。

不過，民盟的缺點也就在這裏。由於國內大局的長期僵持，以及各小黨派對大黨的依存性的搖擺不定，他們的合作到達了限度。以青年黨為例，他們最初以一部份黨員加入同盟，當然意在擴展青年黨本身的對外影響，但後來，他們開始跟共產黨對立，同時又感覺到民主同盟若干主要份子在某些主張上同情了共產黨，於是釀成了曾琦、陳啓天跟羅隆基的口舌之爭。

民盟的前途如何，現在很難說。從大體上看，他將來的問題是很多的。以人論，他們多數各有各

的黨籍，以黨論，又各有各的理論與觀點，在這矛盾的思想漩流裏，從極左到極右，由極激進到極保守，背道而馳，其無法取得一致，是可想而知的。他雖然也有共同的理論和政治綱領，要爲各黨派利害所共繫，有如實行民主開放政權結束一黨專政，爲各在野黨派的共同要求者，這是我們看它的政治綱領就可以知道的。但其理論觀點雖是一般的，終又各有其若干的特殊的地方。而且，究竟是各黨聯盟還是獨立政黨，這只有用事實來答復，也不是一兩句口頭聲明可以解釋的。有人認爲，基於各個份子思想上的矛盾，將來勢必發生種種磨擦而現出裂痕來，除非他繼續大量吸收個別份子，澈底改組爲正式政黨，才可以延續下去。然而中間派能否永久存在到底還是一個問題，爲一作爲民盟基本力量的各黨派一閱而散，那時民盟雖以政黨的新面目出現，其生命的脆弱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最公正的批評是：在這一段全國政局動盪的時期中，無論他的前途如何，民盟在中國民主運動的推進上，將始終在歷史上留有光輝燦爛的一頁的。



## 中共·中青兩黨之爭

卓冠

中共、中青兩黨，即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青年黨，若就政治思想來說，他們的距離本來是很遠的。青年黨是二十年前著名的醒獅派，即國家主義者；在思想上的對立性，毋寧說中共與中青比了中共與中國（國民黨）更爲尖銳。

如果有人還記起二十年前「少年中國學會」的歷史，是更能明白中共與中青在思想上的不同的。少年中國學會是啓蒙期的一個幼稚的政治團體，後來參加國民黨的李石曾，參加青年黨的曾崎，何魯之，參加共產黨的李大釗、周恩來、都是會員。等到西洋先進國家成熟的思想逐漸灌進了中國，這個團體就宣告了瓦解。一部份，受俄國革命的影響和刺激，參加了共產黨，另一部份受法國及歐陸其他各國之國家主義的影響，組織了青年黨，大家從此分道揚鑣了。

因爲思想上距離之遠，更因爲青年黨與當時若干北洋軍人有着關係，雙方仇恨之深，會弄到互相暗殺黨人的地步。到後來中共轉入國民黨之下的地下工作，而青年黨的號召力又成了弩末，更無多大具體的力量了，兩黨的鬥爭已無必要才因此緩和了下來。

## 因共爭民主而合

直到抗戰開始，青年黨仿照共產黨也來一紙通電效忠抗戰與三民主義，幾乎被人遺忘了的青年黨才從新活躍了起來。接着，黨內首領如曾琦，李璜，左舜生，余家菊，陳啓天，常乃惠都被請進了參政會，並在各處做吸收黨員的工作了。就思想上說，中青極有跟國民黨的右派合作的可能，只因爲歷史上和人事上的關係，他們都受着政治的壓迫，於是他們終以民主運動中的主要角色來演出了。

在爭民主的高潮中，中共與中青必然的同聲相應了起來。而且中青爲了擴大影響，在民主同盟這個新政治團體中也踏進了一腳，像李璜，左舜生，羅隆基雖然以私人資格參加了同盟的，但青年黨是有擴展力量的成算的。

## 因各圖擴大而分

在這期間就發生了變化了。

首先，國民黨一看大勢不對，爲免孤立起見，不得不遷就小黨派，改排斥爲拉攏，以壯聲勢。這自然是並非難事，青年黨在二十年失意之餘，能得到人家的同情與垂憐，再也感激不過，當然一拍即

合了。次之，對於民主同盟的希望，青年黨原想團結所有小黨派而由他來領導，以造成國共以外的第三大黨的勢力，結果却大失所望。原來所有青年黨參加民盟的人，有的發生不出作用，有的却在思想上也大為改變了。結果是整個民主同盟向前走得很快，雖然中共並未有所干涉他，而他在政爭上有時却採取了與中共相似的步伐。

於是中共與中青之間開始發生了芥蒂。

更加在協商會議席上，爲了國府委員的席位，這兩黨在暗中就爭得頗爲激烈。當時國委席位預定爲四十名，照國民黨的意思，自己佔了半數，其餘半數分給共產黨八名，民主同盟四名，青年黨四名，小黨派合佔四名，無黨無派四名。共產黨爲要取得十四席才有否決權，便支持民盟力爭增加兩名。青年黨則以爲他是第三大黨，而現在民主同盟的名額却和他一樣，已爲不平，更談不到增加了。

還有，青年黨說他們曾領導了東北抗日軍；中共雖不正面予以辯駁，却立刻有了暗示性的否認，這自然也使他們頗爲難堪。

## 秦邦憲辱罵陳啓天

芥蒂產生磨擦，磨擦發出火花，於是發生了一「秦邦憲辱罵陳啓天事件。」

在四月一日的政協綜合小組裏，討論到省自治問題。當時中共代表主張「各省應有權無限制的制定法律」，中青代表陳啓天則表示異議，認爲「省制定法律，應在不與國憲相違舛的原則下進行。」大家引經據典，爭論之餘，秦邦憲起立批評陳啓天所見不廣，說他「無常識」，「胡塗」。中青代表於憤怒之下，乃拂然離席，退出了會議。

關係自然是愈弄愈惡劣了。青年黨根據這個共黨代表不禮貌行動大事宣傳，共產黨方面却一不做，二不休，在四月三日的小組會議裏，王若飛索性以中央的中統局所發小冊子「中國各小黨派組織」爲根據，指出青年黨與偽政府是有點關係的。同時又有人找出會琦與梁鴻志的唱和詩大事嘲弄。

會琦的「甲申元旦試筆」是：「易歲心期耳目新，時清無復海揚塵，七年病蓄三年艾，一樹花開萬樹春，垂釣漫勞求起涓，將興祇合聽於民，河汾講學遺風在，會見貞觀撥亂人。」敬呈郢政 愚公初稿。

「梁院長」的詩是：「未忘身利日謀新，祇益棼絲長戰塵，因步危於庚子歲，老夫重見甲申春（前甲申之春，余始墜地）。屈伸得失何關我，視聽樞機本在民，天半岷峨產豪士，導江歸海豈無人。（慕韓蜀人）」

## 對立性無可消除

自此以後，在重慶，新華日報跟新中國日報就經常出現了針鋒相對的文章。爲了東北問題，爲了蘇聯撤兵問題，新中國日報對共產黨的態度大施抨擊。

爲了羅隆基發表一篇文章說，「國民黨有百非，無一是，共產有百是，無一非」，青年黨領袖左舜生更撰文大爲駁斥，同時會琦談話亦對共黨大爲不滿，說中共在和平談判中是缺乏了誠意。於是，中共、中青之爭的結果，中青是自然的倒到了國民黨懷抱去了。

總之，青年黨既是一個十足十兌的國家主義者，在「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口號下，他們老早把蘇聯視爲「強權」而做著「抗」的工作了。他們首先反對外蒙獨立，反對中蘇協定，對於東北事件的看法，自然也就立在共產黨相對的地位。

有人說，印在中青要內除的「國賊」不知指的是誰些人，是不是有一天這國賊便會是「共產黨」？我們固然不必過存惡意的來看中共跟中青的未來關係，可是如前所述，這兩個黨既是先天上就不相爲謀，那末，將來中青之於國民黨很有可能和民盟之於共產黨一樣，成爲一個大黨的附庸。自然，這樣的結果可以說很可惜，也可以說得很計。但無論如何，中共與中青在政治上的對立性，總是無法可以消滅。

## 大公·新華二大筆戰

近十年來，大公報對於共產黨始終保持着「保留批評」的態度，每次談到國內問題，總是輕描淡寫，隱約其辭的過去的。而自勝利以後，國內政治問題尖銳化了起來，大公報不客氣了，於是他跟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發生了激烈的爭辯。

### 「質中共」

開始是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大公報的「質中共」。

「上略」今天的局面演成，從文獻上尋索，日本宣布請降之初延安總部發佈的朱德總司令的命令是一個根源。那個命令，稱爲「延安總部命令」，命令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得繳敵軍之械，受敵軍之降，編遣僞軍，「對任何敵僞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理，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這命令，顯然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而以獨特的統率，從事

單獨的進兵與受降。全國人看到朱總司令的命令，都爲國家前途擔着憂。幸喜蔣主席三電邀請，把毛澤東先生請到重慶，商討國事，全國人的心情爲之一鬆。毛先生在重慶住了四十多天，團結商談連續舉行，雖無大結果，而從一般空氣上，從發表的「會談紀要」上，確會給予全國人以企求和平，民主，團結，統一希望。但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爭降戰已在開始，津浦隴海平漢三條鐵路的破壞戰已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砍殺之戰。在這時，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攻佔了，太原被圍攻了。綏東的戰事起來了，到現在戰事已迫到了歸綏與包頭。在這時，豫西會有動作，鄂北的棗陽被攻佔，陝北的三邊打起來，平津近郊，一日數驚。在這時，北方的鐵路段段碎，路軌拆掉，枕木毀棄，橋梁拆斷，有的地方路基且被扒平。在這時，接收東北無消息，共產黨的武力進入了大東北，山海關方面起了爭戰。這局面，已够亂了，而還在駸駸擴大着。這局面，若說是政府進攻「解放區」，則範圍之大，實不限於原來的所謂「解放區」。若說是爲了爭受降，則被攻的傅作義馬占山等都是愛國軍人，既不是敵人，更不是漢奸。毛先生在重慶時，曾幾度在公開集會上大聲的說「和爲貴」，「忍爲高」；目前這局面，試問中共究會和了幾許？忍了多少？

一個國家，於勝利之後，有兩個系統的軍隊爭降爭地，已絕不應該；而爭降爭地復漫無止境

，更如何得了？延安總部的命令說：「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部隊及其指揮機關……」這個「附近」要「附近」到什麼地方？遙遠的大東北也在「附近」之中。陝北的三邊，是在後方，並非敵區，爲什麼也打呢？看北方的戰亂局面，很給人一種強烈的暗示，是中共意欲憑它的力量，憑它的武力，做到「會談紀要」中所要求的隴海路以北及蘇北皖北的特殊化。假使做到那樣的局面，那便成了所謂「南北朝」的局面了，國家便被分裂成兩半了。要做成那樣的局面，則兵連禍結，要有多少無辜的生命財產遭殃，國家要被糟蹋成什麼樣子？豈可不加顧念？縱使力征經營弄成那樣的局面，國家真個割成兩半了，請問全國人民是否心甘情願？請問北方人民是否心甘情願？共產黨應該是生長於人民之中的，要實現這個大意願，也應該問問人民的意願。毛澤東先生在重慶時，曾屢次聲言國家應該統一，他也同意本報「要變不要亂」的主張。今天的局面，很可能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那豈不也有違毛先生的本意嗎？

凡是一個政黨，都是爲了爭取政權而組成，所以政黨要爭取政權是應該的。問題在於應該於政爭，而不應該以兵爭。以政爭，是以政策及政績決定勝敗；以兵爭，則是以武力決定勝敗。以政策政績勝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勝的，則必然是強權專制，那是禍亂之源，絕對與民主



背道而馳。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可能博得衆人的同情，我們所最不敢同情的，是以兵爭政。共產黨也許要說有兵是一種手段，是一種不得已。但天下事，絕不可不擇手段，手段錯了，則一切全錯；天下事也絕不可諉諸不得已，原諒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原諒了。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人民的武力」。這是值得一辯的。兵是國家的，只有國家有兵，人民不得有兵，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若使人民自己可以有兵，則你是人民你有兵，我是人民我也有兵，雖說是「人民的武力」，而實際是私兵。舉國紛紛盡是私兵，則國家必然大亂。我們主張軍隊國家化，就是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也不許黨有兵，我們這話雖對共產黨而言，其實也是對普天之下的政黨而言，凡是政黨，都不應該有兵，政爭可以問是非於人民，兵爭則必打到你死我活，人民都要大量被殺害於爭王霸或寇賊的爭戰中，誰還顧問什麼民意？更有什麼是非？事情鬧到不論是非專門武力的時候，那還不天下大亂嗎？破壞鐵路，陷民生於困敝，爭城爭地，而使血肉橫飛，無論如何，這不是人民的意思。在世界已進化到運用原子能的時代，我們還在以驅市人爲戰的方式打天下，也實在太落伍了。爲共產黨計，應該循政爭之路堂堂前進，而不可在兵爭之場滾滾盤旋。我們希望共產黨爲國家人民爭民主，爭憲政。在這方面，應該一切不讓。同時我們也希望共產黨放下軍隊，爲天下政黨不擁軍隊之倡，放下局部的特殊政權，以爭全國的政權。與其爭城爭地驅

民死，何如兵氣銷爲日月光？我們希望中共轉此一念，那不但是國家民族的大幸，而延安諸公也將被全國同胞絃歌絲繡而奉爲萬家生佛了！」

## 「與大公報論國是」

當然，新華日報不會放鬆，在二十四日的報上就有了「與大公報論國是」的一篇社論。

（上略）「八月十一日，當時日軍尙未投降，盟國統帥部命令所部加緊作戰，我國蔣委員長電令『各戰區將士加緊作戰努力』，惟獨對於十八集團軍則命令『所有該集團軍所屬部隊，應就地駐防待命』。這裏前一個命令是實際上不生效的，因爲其他集團軍多在離前線很遠的後方，而十八集團軍則連年堅守前線，要十八集團軍就地駐防，當然是利於敵僞的。甚至同時蔣委員長竟命令各地敵僞軍『維持秩序』。就是在古今中外所沒有見過的離奇條件之下，朱總司令作爲一個愛國軍人，堅持進攻敵僞軍。須知道這些還未投降的敵僞軍，既然就在十八集團軍的面前，即十八集團軍只要不想等候敵僞軍來繳自己的械就不得不前去繳敵僞軍的械，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蔣委員長說是要十八集團軍『駐防待命』，雖然至今三個多月過去了，並未『待』到什麼命，但是這個借敵僞之手消滅十八集團軍的存心，現在却是完全證實了。十八集團軍究竟何罪於國家必須

如此置之死地？敵僞究竟何功於國家，必須如此深加厚澤？是的，十八集團軍可恨可惡，因為他們八年中始終在最前線無援無靠地團結人民，硬拚苦拚死拚，因為他們的血肉染紅祖國的錦繡山河，他們就這樣地抗擊百分之六十五的敵軍，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僞軍，沒有像胡宗南之流，多年沒見過一個敵人，沒有像湯恩伯之流日失一城，日蹙百里，因此在敵人受降的時候，十八集團軍靠敵人最近，不像其他軍隊在老遠的後方要等美國飛機美國輪船從天上水上運去，因此十八集團軍就是「土匪」，就活該沒有受降的份；只有這些昔日的敗兵殘民之將，今天才應該身據要津，向英勇血戰的十八集團軍大張撻伐；是的，不但這些敗兵殘民之將可喜可愛，而且我中華民族不共戴天的仇寇敵軍也可喜可愛，因為他們都一樣地忠實於反共剿共，但是任何一個大公無私的人，能夠同意這些麼？能夠無視這些悖謬的事實，忍心害理地把十八集團軍對敵僞的不妥協，輕輕指為應負內戰責任麼？

中共對於敵僞軍漢奸賣國賊是絕不妥協的，但是誰也不能說這就是叫做內戰，而且中共對於國內團結，却正是不惜再三妥協的，毛澤東同志不辭艱險，毅然來渝談判，正是這一點的最好說明。中國力求和平，不但因為全國人民需要和平，而且也因為解放區人民需要和平。必須記着：自日本投降以來，中共再三表示避免內戰，自國共會談紀要發表以來，中共再三要求忠實執行雙

方協議，但在抗戰期間宣稱主張政治解決的國民黨當局，這時對於自己所允諾的政治解決，却默不作聲，對於自己所簽字公佈的會談紀要，却視同廢紙，反而再三散佈中國過去與現在只有『剿匪』而無內戰的理論，以爲挑戰的根據。其實國民黨當局也不是不需要和平，但是他們害怕和平，因爲一旦和平，就不能不面對着他們所害怕的政治經濟改革，而既不改革，就又不能不害怕與中共和平競爭的失敗。因此他們寧可選擇戰爭。大公報說：『事實上，當毛先生留在重慶時，山西的爭降戰已在開始，津浦隴海平漢三條鐵路的破壞戰正在進行。及至毛先生返到延安，廣大的北方，到處起了砍殺之戰』。在這裏，大公報故意隱瞞了事實。主要的事實，山西的爭降戰，究竟誰向誰爭呢？北方的砍殺之戰究竟誰向誰砍殺呢？聲名狼藉的閻錫山，公開與敵偽聯合打進晉東西，爲敵軍解圍，爲僞軍加官，在長子施放毒氣，強佔十八集團軍收復的潞城，襄垣，更進而向十八集團軍最老的太行抗日根據地瘋狂掃蕩，直到這時，十八集團軍忍無可忍，才起而自衛，而大公報對此事實原委一字不提，只輕描淡寫地說：『在這時，山西的長治被八路軍攻佔了』。其他在綏遠、河北、遼寧、河南、湖北、廣東、浙江、江蘇、安徽等地，也無不如此，這些已迭見本報，讀者自可覆按，這裏不便多佔篇幅。傳作義，馬占山過去誠然曾經是愛國軍人，但是這也決不能成爲他們今天聯合敵偽進攻更愛國的軍人的護身符呀。事實上，當毛澤東同志到重慶時

，「剿匪手冊」已經滿天飛了，及至毛澤東同志返回延安，「剿匪」命令已經到處發了。這些就是今天發動內戰的無可抵賴的真憑實據。解放區軍民既然成了「剿匪」的對象，既然受到了攻擊，爲什麼它不能夠自衛呢，難道應該「開門揖盜」「束手待斃」嗎？大公報隱瞞了這一切鐵一般的事實，却單單把十八集團軍自衛的還擊羅列出來，甚至把三邊外圍國民黨的內部衝突也寫到十八集團軍的眼上，這難道也是大公無私的態度嗎？

大公報說中共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亂不要，我們承認中國確有這種人，不過不是中共而是國民黨當局。全國人民要求還政於民，國民黨當局却偏偏要奪政於民，還政於黨，這不是特殊化，是什麼？中共贊成大公報十一月二日社評「中國政治之路」與十一月十二日社評「讓人民講話」的主張，要求全國各村鎮各縣市各省區直至中央的政權，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並且在華北與東北首先實行起來，並且願意在各方代表監督之下重行選舉一次，這時國民黨當局却偏偏不願意實行這個民主辦法，尤其不願在宅黨化的南方實行民主選舉，這不是鬧南北朝是什麼呢？全國人民要求變，變了才可以不亂，但是國民黨當局却偏偏不肯變，以至於在西南、西南亂，在京滬、京滬亂，到平津、平津亂，治財經、財經亂，治教育、教育亂，治黨務、黨務亂，治軍事、軍事亂，治全國、全國無不亂，這不是要亂不要變是什麼呢？今天的中國，走民主的路必定統一，必

定不亂。但是走不走這條路，在於國民黨當局的決策，現在大公報却把這個決定的權力，推在中共的頭上，豈不『張冠李戴』！須知『把國家弄成不統一，並導國家於大亂』的，正是不贊成『一概由人民選舉產生』而且遍發『剿匪手冊』，並要限期『剿除』中共的國民黨當局啊！

大公報在抹殺受降辦法不合理的事實，隱瞞國民黨發動『剿匪』的事實，并把國民黨當局要亂不要變的事實，轉嫁給共產黨以後，配合着今天國民黨軍隊敵軍偽軍乃至美軍向解放區的大舉猛烈進攻，跑到火線上來要求共產黨強迫人民的軍隊放下武器，向反動派無條件投降，說是這樣『就會被全國同胞絃歌絲繡而奉爲萬家生佛』。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說客呀！但是天下一切大公無私的人們請判決吧：大公報在這裏是大公呢，還是太私？在若干次要的問題上批評當局，因而建築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報，在一切首要的問題上却不能不擁護當局。以上是大公報的基本立場，昨天的社評當然不是例外。」

## 「可恥的長春之戰」

從此以後，兩張報紙既然破了臉，當然就不顧一切，到了四月十六日，大公報上又登了一篇『可恥的長春之戰。』

（上略）尤其可恥的，是長春之戰！這兩天，東北方面的軍報雪片飛來。初報蘇軍於十四日午前撤離長春，嗣報長春防守司令就職，緊接着就報告共軍三萬衆分路進攻長春。我們坐在關內深夜編報的報人，讀着這絡繹而來的電報，手在顫，心在跳，眼前閃爍，儼若看見兇殺的血光，鼻腔酸楚，一似嗅到槍砲的硝烟。這是八年抗戰勝利後應該有的現象嗎？長春是什麼地方？是九一八事變後，日寇強割我領土傀儡「滿洲國」的都城，是蘇軍參戰後進入我東北的總司令部所在地，也是中國國民政府接收東北的東北行營所在地。這地方，曾爲日僞竊據了十四年，曾被蘇軍統治了二百多天。現在抗戰勝利了，日閥崩潰，僞滿烟消，中國的東北，應該歸回中國，蘇軍也根據中蘇盟好條約紛紛撤離東北。就在這時候，蘇軍剛剛邁步走去，國軍接防立脚未穩，中共的部隊四面八方打來了。多難的長春，軍民又在喋血。那是中國的地方，現在應該光復了，却災難愈深；那裏的人民都是中國的兒女，現在應該回歸祖國的懷抱了，却在斫斫殺殺，流的都是中國同胞的血！中國人想想吧！這可恥不可恥？

（中略）東北是國家的，東北應該由國家在抗戰勝利中收回，以恢復國家的完整。這一點，蘇聯盟邦受盟約拘束，法理與事實，蘇軍俱必須把東北交由國民政府接收，共產黨何以必要爭奪？若說民主，則必不可割裂國家；再說民主也必不可以軍隊爭奪，以軍隊爭得的，那必然不是民

主。誰都承認英美是民主國家，而英美的民主都不是以兵爭得來。英王查理一世之判死刑，不是兵爭；美國獨立戰爭後的國家統一，是走的妥協協商的路，停戰令，政協協議，整軍方案，實在是和平理智之路；應該是解決當前國事的結論，而不可把它當做一種風雲變幻的過程。在東北，我們尤其祈禱先停戰，先實施整軍方案。我們謹為國家祈福，謹為生民乞命，請快停手吧！敵人降了，盟軍撤了，我們自己却打起來，實在太可恥了！快停止這可恥的長春之戰吧！由長春起，整個停止東北之亂；更由東北起，放出全國和平統一的光明。

X

X

X

真是，相罵無好言。這兩家報紙過去的爭論也有多次，但從沒有像這一回的針鋒相對。新華日報的回答連「放屁」什麼都罵出來了，現在節錄該報社論的一段如下。

『大公報社論作者！東北是國家的。很好。請問你說的是什麼國家，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國家麼？還是中國人民的民主國家？在前一種「國家」之下，接收人員五子登科，官僚資本大發橫財，特務暴行層出不窮，那裏發生的所謂「勝利災」飢民數目超過歐洲三倍，民族工業關門大吉，人民吃樹皮草根，漢口十個婦女中有一個妓女，廣州人肉市場「便宜」到只值一支香烟。「東北是國家的」，東北難道是這種國家的麼？全國人民受了這種「國家」的苦，難道東北人民受了



十四年亡國慘痛之後，還要服服貼貼地來受這種「國家」的苦麼？中國可以有個好國家，其雛型已見於解放區，如果政協決議實施，全國就可以照此雛型，建立起一個民主的新國家，眞眞人民有主權的國家。不說別的，解放區裏至少沒有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員，沒有官僚資本，沒有特務橫行，沒有餓死的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難道東北人民和長春人民，一定不許沒有這幾件一黨專政的「國家」的「寶貝」，一定不許得到自己的解放，否則就算「不是國家的」了麼？」

「大公報這幾句話是負責任的呢，還是只當放屁放一放的呢？」「除了國民黨的「素有經驗的特工同志」辦的報上抄來之外，世界上找不出這種戰術。大公報爲了要污蔑東北人民的民主聯軍，不惜寫出這樣的話來，把自己降低到一個特務機關報紙的地位，你在反人民這一點上，眞眞做到家了，眞眞殘忍到極點，無恥到極點！」

# 中共首都張家口

文孚節譯

中共爲了策應東北，把重心移至張家口，以全力來經營這個新的首都。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曾對該地作了一次客觀的報導。據這位美國人說：

## 工廠全部開工

張家口各廠的輪子早已全部轉動，而且日轉日快。從前日人所辦的一家油廠，現在每天可出油三千斤。一家養氣廠現在每天平均可出九千一百五十筒液體養氣。張家口四大紙廠之一也已全部開工，假使中共能從外面買得羊毛毯的話，那麼其他三廠也一定可以立刻開工。

有許多工廠還需要補充零件，其中一部分正從國軍控制區內設法買到。不過問題是，張家口的各種產品急須運銷出去。單以毛革而論，張家口現在積存着二百萬斤的羊毛，和六萬張皮革，準備運到市場去。

不過國軍的封鎖相當嚴密，現在正把長城的一部分拆下來，建築新式碉堡呢！

## 民主運動

那邊的普選，最使美國人感到興趣。在美國人看來，頗有些像美國十九世紀時代的選舉。街道到處是游行，宣傳，演講，還有兒童歌劇團也配合了宣傳隊，宣傳普選的意義。

和這個美國觀察家站在一起的一個泥水匠說，不識字的人可以出來做官，他還是平生第一次見到，「當然，工人可以得到，從前沒有得到過的利益。這究竟是好是壞，等着瞧吧！」

這個泥水匠還告訴美國人說，他已經加入了泥水匠工會。他並非因為瞭解「工人的利益」，只是希望由此可以多獲得工作的機會。

## 私有制度

選舉票都是秘密的書面。不識字的可揀自己相信的人代他寫票。

地主與小商人也參加普選。因此這位美國人便問張家口資本家的處境，他所得的事實是，企業的私有制度不特是允許，而且是被鼓勵着的。

## 技工問題解決

譬如，張家口附近有個極大的煤礦，已經被中共政府接收過來，由政府與私人合辦的。全部資產分爲三百股，其中一萬四千萬是賣出，其餘三千七百萬由政府收買，現在日出煤斤四百噸，最近將來可能跟日本人管理時一樣，日出四百五十噸。

技術人員的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爲中共已經向平津一帶，招來了許多技工。據美國人說，這批技工的工資是相當高的。

張家口政府與冀察晉邊區不特歡迎美國工業家，並且歡迎美國技術人員。正和外邊的傳說相反，中共極希望美國的進口商能到那邊去做買賣。聶榮臻曾說過，中共政府對美國技術人員決定給予最高待遇。中共絕對不要打仗，他們要和平，要一個聯合的民主政府，以便建設新中國。

## 誰決了黃河口

柏君

二十七年六月初旬，倭酋土肥原，挾三師團的兵力，乘攻下開封的優勢，猛向鄭州推進。滿想攻取鄭州以後，可以沿平漢路直搗武漢，與沿江西上的敵軍取得夾擊之效。到了六月八日，敵軍到達鄭州城郊，用大炮百五十門，坦克車八十多輛，猛烈攻城。我國軍隊爲避免過大犧牲，已將主力南撤，同時炸毀城內重要建築，以免資敵。鄭州形勢，真已危在旦夕。不料這時黃河突然決口，使數萬敵軍統統陷在泥水潭裏，重炮戰車，統統失了效用。敵軍慌忙的搭浮橋，羣船隻，一批批的東撤，連中牟城裏的門板都給拆光，其狼狽之狀，可以想見。從此以後，不但鄭州固若金湯，且接連收復豫南、魯西、皖北。蘇北許多重要城鎮，從容的布置好武漢外圍的防線，使敵人的銳氣，爲之大挫。後來我某軍部隊在會參加這次戰役的敵軍日記裏，看到這樣的語句：「天啊！我們真成陸軍海軍隊了」。原來敵軍猛攻中牟附近我軍陣地時，我軍左翼沿南岸河堤抵抗正力，敵軍以飛機重炮，猛烈轟炸，將該處附近河堤炸毀一段，致成決口，又當梅雨旺盛時間，北方沿河各省，大雨已在一星期以上，蘭封以北堤壩已先於七八日前潰決，至是中牟決口，水勢並力南下，遂一發而不可收。

## 釀成了巨大災害

當時潰決之處，一是鄭縣境的花園口，一是中牟境的趙口。水勢避高就低，就像幾千匹無韁繩的野馬，從西北直向東南奔瀉。那些在半年前就在豫東與亳北築好的壕溝被灌滿了黃水。「黃河之水天上來」，歷代治黃，就難爲了多少水利專家。這次是任其泛濫，水勢更不可收拾，溢出了所有築好的壕溝。豫東的中牟，尉氏，扶溝，鄆陵，通許，西華，淮陽，太康，柘城，鹿邑，商水，項城，洧川等十三縣，以後皖北的亳縣，太和，渦陽都被黃水所吞沒。黃河改道了，原來在黃河南的開封也一變到了黃河北。自朱仙鎮至周家口三百多里長的賈魯河也被黃河淹沒以後，連半點河身都看不到，豫東所有的小河都變成黃河的支流。六百多萬人的家園陸沉在水底。河南憑添了一個內湖。俗語說：「水不留情」，每當黃水浸向一個村鎮的時候，大人哭，小孩叫，死的威脅來了。不幾天以後，你看那數不盡的浮屍就從水底下漂出來，無數難民逃向甘陝各省。豫東五千八百多平方的地方就這樣的變成水底地獄。這地獄保衛着了中原半壁破碎河山，却淹斃了不知多少的河南的無辜老百姓。

據善後救濟總署河南分署的調查：「被淹沒各縣人口，在戰前有六百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人，到去年底淹斃約三十二萬五千零三十七人，逃亡者約六十三萬一千零七十人，損失農具傢具雜物十二萬

四千套，被淹房屋六十二萬一千七百八十間，淹斃牲畜二萬頭，泛區面積廣達五千八百二十一平方公里，約有耕地八百七十三萬一千五百市畝。」

## 導 歸 故 道

現在，治黃問題爲目前復員與建設工作中之主要目標。此次水利研究會季龍圖氏，主張引黃入衛，復歸故道，其方法係：①引黃自武陟、新鄉滄滑間入衛，至天津、出大沽新港、入海。②縮小中牟決口，多設溢流堤，早開閘壩。③若再誤以淮濟爲黃河故道而堅堵決口，保守閘壩，則上旱下水，河南必荒蕪如故，魯、冀、蘇北，將成澤國。④若決口不縮，閘壩不開，則河南有北旱南水之象，皖鄂皆成水災之鄉。⑤如決口堵塞不堅，乍堵乍決，則河南一歲數災，而且勢必影響及東南各鄰省。⑥冬春氣候反常，各地水位亦均高漲，一屆夏秋，雪山融解，暴雨時作，西水下注，同時，豫北一帶尤險，蓋地多荒蕪，蝗孽易於滋生所致。

此項水政大計以及十年修堤計劃，已由政府當局審核完竣，在交通部，資源委員會，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與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四個機構精誠合作之下，治黃工程已開始積極推進。所需原料物資，正由上海運來開封，每日計產一百萬噸，以供治黃工程所需。據參加此項工程計劃之專家云：動

員工人，達十五萬人之譜，預定至遲在本年六月間河水高漲時期以前必須完成。聯總此一計劃完成後，當能使前被破壞之我二百萬英畝土地恢復其農業上之全部生產力，而所謂沉痾未治之「黃禍」亦得及時避免。

自趙宋堵塞黃河，北流全國以來，千載無法解決水道癥結所在之豫省，所受水旱災異，情況既格外慘重，次數又特殊衆多，故當此番聯總，行總，交通部，資源委員會合作黃河救治工程喜訊傳來時，河南各界均寄予最熱烈之希望。



## 公務員待遇史料

樂天

自從通貨膨脹，法幣不值錢以後，平時依賴薪給爲生者，受到了慘重的打擊。像龜，兔競走一樣，薪給的增加總是規行矩步的，對於直前飛奔的物價，無論如何也是趕不上去。

戰前公務員的生活是相當舒服的，而現在却不同了。尤其在戰都重慶，安分守己的公務員，其生活之清苦，言之令人心酸。

中央政府爲了承認法幣貶值這事實，對於公務員薪給用了加成和津貼的辦法，以作補救。最初的辦法是照底薪加成，叫做生活補助費，（簡稱生補費）記得第一次是加五成。後來又增加一項米貼，米貼的辦法也有過種種變更。再後又增加一項，叫做生補費基本數，不問高低薪一律待遇。

### 公務員待遇眞苦

勝利的前夕，中央機關待遇如次：（一）生補費加成數爲底薪之七百分，（二）生補費基本數一律爲七千元。（三）米貼發實物，三二歲以上者一石，二十六歲以上者八斗，以下者六斗。至於省和

縣級待遇，那就各各不同。有些省份和中央一樣，有些差得很多。至於縣級機關就差得很遠了。

勝利以後，中央機關的待遇大加了一次，而且還有兩種變更。其一，食米不發了，年齡的差別取消了，這米貼併入了基本數項下。其二，因為各地物價高低不一，就實行了分區制。其三，加成數改稱為加倍數。

到了今年二月裏，物價又漲上了驚人的速度，政府為輿情所逼，又重訂了一個新標準，這個新標準有如下表：

(一) 昆，迪，康定，歸綏五萬元，一百五十倍。(二) 渝，京，滬，平津，桂林，廣州，衡陽，長沙，雲南，新疆四萬元，一百三十倍。(三) 川，黔，鄂，蘇，粵，桂，甘，湘，陝，晉，冀，青島三萬五千元，一百十倍。(四) 浙，閩，皖，贛，魯，豫，綏，甯，青，察三萬元，九十倍。

假定月薪三百元的上海公務員，他的總收入每月就是(300×131+40,000=79,300)七萬九千三百元。

從這裏可以看出，自物價高漲以來，公務員待遇的實際購買力是愈趨愈低。就以二月份的新標準而論，表面上提高了一些，但待遇提高不過一二倍，物價在同時却漲了三四倍，這待遇就不是提高，而是降低。

問題越來越嚴重了，上海法院裏怠過工，市政府也怠過工，教育界也怠過幾次工，情勢實在岌岌不可終日。終是立法院放了一個大砲，並因此而造成了立法院跟行政院的一場口舌之爭。

### 立法委員主持公道

立法院擬了一個簡單的辦法送最高國防委員會，辦法是「底薪加一千倍，另貼生補費每人二十萬元。」

國防委員會不敢提出討論，把提案原封轉送行政院研究。蔣夢麟秘書長就發表談話，指出該辦法決不能實行，因國庫支出將增加六億九千萬，通貨將更加膨脹，物價將更加上昇。

立法院的提案擱淺了，於是再度開會討論，會場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辯，其中以李委員慶麐主張最力，他說：

「本院之建議辦法，其原則規定爲人工工資之五分之一。調查上海工人之工資爲戰前五千倍，故定爲底薪一千倍，生活補助費二十萬元。此項數目合計亦不過二三十萬元，公務員仍無法維持生活。如云依此辦法國庫支出增加六億九千萬之說，尙未可確信。證諸去年編總預算時軍政部長對國防軍費之開支情形報告，其數目尙不達此，則全國公務人員之數目反多於全國軍隊之數目之事實，有待調查。」

有謂因公務員待遇之增加，而刺激物價上漲之說，更屬無常識。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以至今日，物價已高漲達五千一萬甚至三萬倍者。公務員待遇僅僅增加一百六十倍，只有物價刺激公務員，而非公務員調整待遇刺激物價。更有不合理之論調，以爲本院建議調整公務員待遇而引起物價之飛漲，然則在本院未作此建議前，物價之奇昂，則爲誰之責？」

李氏並以銀行投資獲利爲例稱：「銀行之投資數目愈大者獲利愈多，此一定之道理，世人不以爲奇。今公務員爲抗戰建國貢獻最大，出力最多，亦卽對國家之投資最巨，其獲利反不如害國害民之投機囤積居奇者，國人反不以爲怪！」因此李氏最後結論謂：「決定公務員待遇者皆不需薪水以維持其生活，一切皆可由公家開支，難怪對公務員待遇調整之建議加以阻撓也。」

可是權不在立法院，立法委員雖然理由充分，但主張終於無法實行。結果行政院在六月裏又訂了一個新方案；加成數是二百五倍至三百八十倍，生補費是五萬元到七萬元，約等於立法院提案的三份之一。

## 輿論一般

在輿論上，一般都是爲公務員叫苦鳴不平的，這裏摘一段大公報的社論：

「我們不信可以「兩個人吃一個人的飯，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這樣非把一個人變成四頭八臂不可。人是人，不是神，他需要攝取足量的食物，以維持健康。「枵腹從公」，人所不能。公務員是人，不能不吃飯，而且不能不吃飽。叫他們餓着肚皮，事實只有兩條路好走：（一）饑餓。疾病。死亡。（二）貪污舞弊或自奔前程。

「抗戰期間，公教人員一直在鬧窮。調整待遇的問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物價坐的是飛機，增薪這輛老牛破車，愈追而相去愈遠。結果，所謂改善全是應付一時，且應付得弊竇叢生，越來越不可收拾。今日吏治之糟糕，貪污之普遍，老實說，公務員待遇辦法應負大部的責任。國家循吏與優秀方正人才之死的死，病的病，及不貴仕而從商，公務員待遇辦法，也應負大部的責任。這個問題若不圖根本解決，廉潔政治無望，好人政治無望。其實同情窮苦公務員倒還小事，法院罷審，政府罷政……退一步講，最後，統治發生動搖，那纔叫茲事體大。即使統治可勉強持續下去，若因最低生活無法維持，必須公然貪贓枉法，以養公務員，那可就太不成話了。」

美國方面的批評，也都認為政府對公務員生活上的虐待，是吏治敗壞與行政效率低落的重要原因。他們提到這種事情，總以為是很奇異而又不大可解的一件事體。

# 戰時中國之謎

美國埃伯斯丹著  
君 辛 譯

本篇作者埃伯斯丹是一位著名的美國記者。戰時周游大後方，並在一九四四年參加美國報界考察團到延安及邊區視察，歷時五個月半。這是他回國後在美國報上發表的報告之一，雖已成明日黃花，但對中國的戰時政治經濟的觀察，要比一般來得深入。

編者識

凡是在中國抗戰最初七年中閱讀外國報紙評論的人都知道，在當時，中國國內民主團結的問題，只有是歐美的左派人士才加以注意。但到了一九四四年以後，這一問題就成爲與聯合國對日作戰最有關連的問題，特別是成爲與美國作戰計劃不能分開的問題。原因是，美國要以中國作爲對日作戰的唯一大陸基地。要是中國民主團結的問題不能解決，美國對日作戰計劃就會受到影響。由於這緣故，中國內部的問題現在成爲聯合國特別是美國所最重視的問題。甚至因爲這問題，引起赫爾利大使促進國共談判的空前未有的外交干涉。同時也引起了美國駐華軍司令史迪威將軍的辭職事件。

當美國進行對日作戰之後，即考慮從軍事協定條款下援助中國，使國民黨軍隊有空軍的配備。但

後來發覺到，軍事上的訓練是同樣地需要的，所以，許多訓練的中心地點建立了：首先是在印度，後來在雲南及廣西。但跟着發覺到其他問題，就是中國軍隊的給養上是那麼粗劣，管理上是那麼落後（雖然這是中國政府的責任），因此，對它如果不加以澈底的改革，無論訓練或者武裝配備都沒有用。甚至在糧食充裕的地區，像在雲南的美軍，不得不以糧食及津貼給予一些有戰鬥力的中國軍隊，因為這些軍隊補給在對日作戰上是非常必要的。

同時，從許多事實上，令到美軍不能不注意到對華「租借法」的供應品，會轉作私人目的及內戰準備的用途。他們也一樣的關心一件事實：超過五十萬配備優良的軍隊，脫離了抗日的任務，執行對共產黨的封鎖，反之，那些配備不良的雜牌軍，都送上前線去作犧牲品，所以，從一九三九年以來日軍第一次大規模的戰略攻勢開始，很快就佔領了美國在華空軍的前進基地，這證明了國民黨的軍事機構的腐化與缺乏戰鬥力。

當在這幾個月軍事失利的時候，一個美國軍事考察團，爲了要建立「超空要塞」轟炸東北和日本的空軍聯絡基地的需要，打破了一切阻力，去訪問共產黨統轄下的邊區和解放區。在那邊，這些美國軍事考察團團員才發覺以前的認識，完全是受了宣傳的。原來共產黨的軍隊都是由中國人組成的軍隊，是由中國人的資財所支持的，他們有很好的給養，有高度的紀律，他們不祇對日作戰，而且打了很

多勝仗，收復若干失地。美國政府把這些事實以讚美和坦白的態度向社會與新聞界公開發表，不管它這樣做會引起怎樣的批評。

經過事實的教訓，使史迪威將軍斷言中國是保有很大的軍事潛力的，如果能把這種軍事潛力加以發揮，是戰勝日本的必要前提。可是這一點意見，初時一些人是不相信的，但是當整個真相公開了以後，完全證實了他的中心理論。同時，大家都明白：要使中國軍隊素質的改善，唯一的辦法是要求政治和經濟的改革。史迪威堅持他自己的這一見解，因此蔣委員長就要求美政府召回史迪威。他就是這樣辭職離開了中國。

但是，國民黨軍隊不是經常都那麼脆弱的。我們總記得，上海之役，台兒莊的勝利，漢口的撤退與一九三七——三八年全國大團結時期的許多軍事的成就，這都是國民黨軍隊的功績。不過，許多軍隊雖然在那時候是打過勝仗（譬如湯恩伯將軍），可是到了六年後，遇到日軍一九四四年在河南發動第一次的攻擊，所指揮的軍隊便瓦解了，在河南省內四散為流寇，所謂保護民衆的軍隊，却引起了民衆的憎恨，因此這些逃兵有的被解除武裝，受傷的被打死。龐炳勳將軍的軍隊也一樣，在一九四三年，他率領了七萬名以上的部屬投降敵方，編為偽軍。

軍事上的失利，造成從一九三九年開始的長期的困難，在那時蔣委員長解釋這種失利是以「空間



換取時間」，以建立作爲對日總反攻用的新軍。至於要明白這時期軍事失利的起因，就得知在初期作戰階段所擬定的許多具體計劃，後來經過事實的實在發展，證明都有意的沒有加以執行。

在一九三八年國民黨舉行一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決議案，綱領內保證採取積極的軍事政策，動員全國的人力物力，逐漸由戰略守勢戰術攻勢（消耗戰）轉變爲一般的戰略反攻：「軍隊將受政治教育，訓練一切幹部人材……一切民衆武裝組織都可以取得政府方面的援助，配合正規軍發動游擊戰。政府對傷兵，陣亡士兵家屬，要頒發撫卹金，對殘廢軍人要加以處理，一切軍人家屬，政府須給予特殊的便利。」這一個綱領，是取得共產黨和其他政黨的同意的。

但是在事實上，從一九三九年開始，國民黨軍隊在正規前綫表現出來的軍事政策，是消極的「等待」——一方面是等待別一個國家參戰，把日本打倒；一方面是等待日軍消滅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而唯一積極的是內戰的準備——他們最主要關切的，是軍隊與糧食的分配和經過「政治訓練」的特務組織。結果，許多「怯懦」的官員比抗日的官員更容易擢陞，士兵的作戰經驗和熱情，都被消磨淨盡；在前綫，跟敵人實行局部的休戰，共同對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作戰，對這許多事件，政府置諸不理。這樣一來，前綫變成了和平的疆界，指揮官利用部下的軍隊走私，跟敵人作買賣，中飽私囊；高級軍官剋扣士兵的軍餉與食糧；而士兵却拿了他們唯一的資本——來福鎗——擄掠人民，日本軍隊可以

毫不費力的開進這些地方。

（略一段）

關於政治方面，抗戰建國綱領這樣的寫着：

「成立國民參政會，實施地方自治，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以澈底改革，懲辦貪官污吏和沒收他們的財產。」

但是，自由區的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是指派的，是一個諛詞的機關。關於地方政府的情形，可以引孫科最近的談話作證明，他認爲一直到現在，整個自由區裏面，沒有一個官吏是民選的，高級官吏的貪污現象觸目皆是，也沒有沒收漢奸貪污財產的事。

（略一段）

最後，在經濟建設的範圍內，抗戰建國綱領是這樣說：

「實行計劃經濟，鼓勵投資，保證大規模戰時生產。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企業，穩定重工業基礎……設法救濟與訓練難民和失業民衆。」

國民黨經濟接近崩潰的邊沿，是衆所週知的事。在農業生產地區，中央政府通過地主的關係，向鄉村抽稅徵兵，沒有任何方法獎勵生產，這樣對農民高度剝削的結果，甚至連國民黨右翼機關報「商

務日報」也表示驚異。該報的通信裏說：「土地所有權集中的傾向，是農民戰爭復活的種子……購  
買土地的人是地主，資本家，高級文武官員和發戰爭財的人……在廣東省，目前有許多擁有一萬畝  
或者一萬畝以上土地的地主（一九四四年正月九日中央日報）。廣西省有非常廣大的土地出賣，甚至  
許多經紀商人變為大資家。有一位四川省省會的商人，他說自己做了一年土地買賣的經紀業務，一  
共賺了幾百萬，（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五日大公報）。在永定，甘肅，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沒有『在  
外地主』的，但是到現在，百份之四十的土地落在非現地居住的高級官員、富商、和高利貸者的手裏  
。這樣一來，我們可以想像得到，全國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情形是怎樣的。」（一九四四年十月  
卅一商務日報）

上文作者指出，多數土地的賣出，是爲了償還債務，同時引證一個二十處鄉村的調查表，證明一  
千一百零七戶的農家，祇有三百家戶口沒有跟高利貸者發生關係。

另外一位專家也指出各地農民的貧富不均，日益和深，他舉了一個例，就是廣東省種煙區農民組  
成的比例，變動如下：

	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二年
大地主	七%	一〇%

富農	一二%	一八%
中農	四〇%	二〇%
貧農	三五%	四二%
雇農	六%	一〇%

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四中間，湖南，廣東，浙江都有饑饉，但無情的抽稅和強制徵兵，更加強了饑饉的情形；苛捐重稅和拉夫，激起了廣泛的農民叛變，比較大規模的地區是：湖南，甘肅，貴州，廣西，廣東，跟江西。

工業（連戰時工業在內）受通貨膨脹、土地大量購買，囤積居奇打擊得最厲害，但是跟地主和投機份子有密切關係的執政官僚沒有阻止這種趨勢。在一九四四年春天，重慶有六十家機器廠倒閉，三千名熟練機器工人失業。中國貧弱的鋼鐵生產業——每年產量一萬噸——宣告「生產過剩和虧本」，但同時，美國鋼鐵却由空路輸入。重慶廠商協會極力攻擊政府的工業政策，工業家對這種制度也表示不滿。

（下略）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七月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八月發行

# 中國政治內幕

〔定價壹千元〕

編者

吉人卓冠  
文孚樂天

出版者

光明出版公司  
上海峨嵋路一一六號

印刷者

正中書局

經售者

各大書局

6

406080

